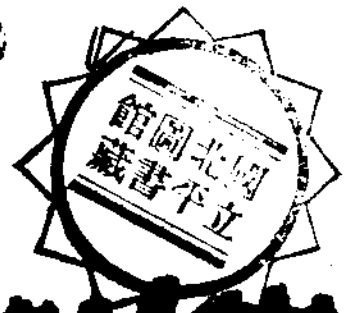


類紙聞新爲認券立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416



刊旬國裁

第一八二號

版出日八十月九年一十二國民華中

救國旬刊九一八紀念號目錄

九一八是個什麼日子？

威洲

一週年日寇在東北之暴行

政之

一週年國內政情

王繼周

東北義勇軍概況

幻潔

最近日方報載我義勇軍之活動

無畏譯

東北事變上海事變之國際輿論

光風

● 九一八是個什麼日子？

威洲

1. 是日本完成佔領的日子，
2. 是英國裝璜的日子，
3. 是法國作啞的日子，
4. 是美國着急的日子，
5. 是蘇俄沈機觀變的日子，
6. 是國聯委曲求全的日子，
7. 是中國甘心屈服或振奮復興的日子！

九一八是日本霸佔東北三省的第一日，算到今年九一八，整整一週年，在此一週年中，我們天天談抵抗，論抵抗，講抵抗，終於未抵抗，日本先製造偽滿洲國，繼扶植偽滿洲國，終於要承認偽滿洲國了。偽滿洲國的承認，就是東北三省宣告死刑，華北感受威脅，中國全部滅亡，眼看就要實現。同胞！九一八是個什麼日子？九一八是中國滅亡的日子！

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人根本就不想獨立作戰，收復東北，從心就想仗着美國的威脅，蘇俄的牽制，英國的善意，而使日本屈服，撤兵，交還東北！所以蘇俄的飛機

九一八是個什麼日子？

在遠東示威，中國人爲之欣然色喜，以爲日俄不久要開戰，便可乘機收復東北，美國艦隊在太平洋演習，中國人亦以爲恐嚇日本，不久日本就會被嚇倒，而被逼着交還東北，英國工黨議員在議院的質問，中國人氣力亦爲之驟然增加，以爲有泱泱大英國的扶助，中國人決不怕日本的壓迫；遷延復遷延，因循復因循，以致第二個九一八來到，日本要斷然承認偽滿洲國，中國才起始恐慌，事前不準備，事後徒依賴，等到大難臨頭，即開始恐慌究有何用！中國人的弱點！

我們再昂起首來，看一看世界的情形，今年的九一八比較去年的九一八如何？在去年的九一八事變以後，各國輿論確甚憤慨日本的暴行，一致攻擊，國際聯盟兩次決議，限令日本撤兵，當時各國很希望中國振作精神，力與日本抵抗，以維世界和平，人道，與國際聯盟的威嚴，絕未想到中國人這樣的不爭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依賴他人，直到一年已過，中國人仍是大夢未醒，一任日本由製造而承認偽滿洲國，是以各國由憤恨日本而移到抱怨中國

，由同情中國，而變爲失望於中國。英國的保守黨報紙沈默了，法日秘密諒解的程度加重了，蘇俄是早就算好了自己的利益，靜觀事態的變化，直至今日，仍是屯兵邊境，沈機觀變，以維持自己國家的利益，何曾憶及扶助弱小民族的口號，美國艦隊雖屢次示威，究無開戰的決心，勇氣，和準備。同胞！九一八是個什麼日子？九一八是中國因依賴他人而慘遭失敗的紀念日！

時至今日，中國依賴的迷夢，仍是沈酣的在睡着，依賴的最後一遭，就在國聯調查團的報告書，與九月的國聯大會。中國人眼淚汪汪希望報告書，有個利於中國的結論；痴心夢想九月大會有限令日本撤兵的決議；根本就不知道，未想到國際聯盟是英法德意日的國際聯盟，不是中國的國際聯盟，不用說中國人不能運用，就是美國人勢急抱佛脚，亦只有望洋興嘆而已，我國還能由國際聯盟身上措出什麼油！現在說起來，國際聯盟對中國人恨極了，恨中國人爲何這樣的不爭氣，自己的土地被佔，不去打仗，偏要給國際聯盟難題作。中國人真算是世界上最會噁人生氣的民族了。我們揭穿了一切內幕，國際聯盟自始至終就是個調停的機關，不是執行的機關照例調停是要顧到雙方的實

力，理是不能講的，中國無實力，何能得勝？在九月大會，各小國倒能仗義直言，其如英法作梗何？白里安死後，國聯的大柱石，要落在西門身上，西門是只顧英國利益，不顧世界的。英國永遠打不破利用日本防赤的觀念，絕不肯同日本開戰，以危及其遠東的地位，同胞！九月大會是國聯委曲求全的大會不要依賴牠吧！

中華民族被人侮辱到這種地步，受人壓迫至於亡國，難道還不會興起來，振奮的苦鬥一番嗎？中國全土是否滅亡，東北能否收復，就視九一八以後，中國有無新興勢力，爲國奮鬥爲國犧牲。同胞們！起來幹吧！獨立幹吧！靠人不如靠自己，我們民衆要團結，要組織，要犧牲，要與日本決一死戰，同胞！九一八是個什麼日子？九一八是新興勢力奮起的一日，是收復東北，復興中國的一日！

商人接待顧客總得一團和氣，然後貨物才能推銷。誰都曉得：中國是日本的商場，可是日本用洋槍大砲來推銷貨物，這種手段真是別開生面。

(全林)

一周年日寇在東北之暴行

政之

導言

東北淪陷，迄今一周年矣，我三千萬民衆，呻吟於鐵蹄下，橫被摧殘，暴日雄心，正未艾也。今日侵熱邊，明日攻冀北，封豕長蛇，荐食無已，魍魎爲祟，言之痛心，值此周年紀念，愈不知涕泣之何從也！

去歲九一八夜，白山黑水之間，敵騎縱橫，邊疆重鎮，先後繼陷，半壁河山，變色傾刻，淪胥之速，實爲歷史所未有，若斯奇恥大辱，橫加於吾中華民族頭上，驚天動地，發曠振聳，則國人宜如何儆惕，刻苦策勵，發奮圖強，以思有以雪之！

詎事變之初，驚耗傳來，國人悲憤，達於沸點，毅然興起，羣謀挽救，抵抗排貨之聲，響遏行雲，請願絕食之事，昭於全國，而以政府慢視，缺乏領導，雖歷津滬之變，創痕較深，而國人痛感恨則依次遞減，華北昏憤頹靡，

一周年日寇在東北之暴行

尤其著者，年中仇貨轉增，可資左証，殊爲可恥之極！

此次：外侮之來，有槍階級，翻然改悔，因有「槍口向外」呼聲，國民繼以廢除內戰同盟響應，似此精誠團結，一致對外，收復失地，尙或有望，而二陳動兵，汪張辭職，內憂外患交迫，重加如是波瀾，灰國民之心，滅壯士之氣，莫此爲甚，瞻念前途，不寒而慄。

至若攘外必先安內，交涉同時抵抗，或如嚴重警告，特別聲明，各種主張，俱付空談，非獨難聳國人聽聞，抑且深招外人竊笑，一年成績，結果如斯！敵方之強暴如故，社會之紊亂如故，經濟之奇窘如故，教育交通，淺擱破碎，又復如故，昭示於國人者，惟有東北，淞滬，之創痕血跡而已！

際此，危急存亡之秋，中華民族，能否圖存，祖宗數千年事業，子孫億萬生機，是否在此時而斷送，當決於國人之努力與決心，環境之危急，責任之重大，實非文字所可形容，僅將年來東北概況，輯成一篇，用示國人，以企不

忘東北，非惟不忘己也，企有以復之，并禱早日實現焉！

一、日軍強佔東北之事實

日軍強暴佔領東北，可分為四階段：第一階段，為九月十八日夜，自行拆毀其南滿路，謬謂我軍所為，乃乘夜襲下瀋陽，翌日下營口，長春，及各沿南滿線之重要中心城市。第二階段，即十月底，日軍向齊齊哈爾進攻，於十一月十八日佔領該城，是由南滿進至北滿。第三階段，至十二月底日軍攻擊之目標又由北滿移至錦州，於今歲一月二日佔領之。最後階段，為本年一月底，日軍復進攻哈爾濱，於二月五日佔領之。一切進攻計劃皆由在滿戰地之日軍將領決定之，呈報陸軍省，然後由陸軍省強迫政府中其他非軍人之分子接受。不幾月，東北整個，日人掌握矣！

二、佔領後之地方維持會

日人於軍事佔領後，恐斷然處置，立遭民衆反感，與引起國際嫉視，乃買弄東北無恥士紳，組織地方維持會，用軟化手段，懷柔東北人心，俾漸與中國脫離。

爰於九月二十五日，以軍令指派汗奸于冲漢等，組織地

方維持會，以袁金凱為委員長，以丁鑑修，于冲漢，趙欣伯等為委員，並任土肥原為瀋陽市長，以資把持政權，此日人於軍事佔領後之組織，以免地方行政廢弛，而便進行略噬也。

一、一度實施之偽省聯立

日人即手造地方維持會，藉以得地方實權，然其唯一慾望，並不以此，於十月二十九日，強迫地方維持會，樹立奉天省新政府大綱，將遼寧名稱改變矣，十二月十二日，復令趙欣伯，迫工商會，推戴臧式毅，為奉天省主席。

吉林叛逆熙洽，亦早於九月三十日，任為吉林省長官，熙逆獻媚日人，無微不至，認賊作父，誠可哀哉！

一月六日，漢奸張景惠，赴黑省就省政府主席，黑省政權，於是確立，是為偽省政聯立時期，日人再進而為傀儡之組織。

三、傀儡組織之先後

(A) 登場前之醞釀：自東北陷落後，土肥原即威挾溥儀去津，被日人軟禁於大連，其自由行動，早為日人剝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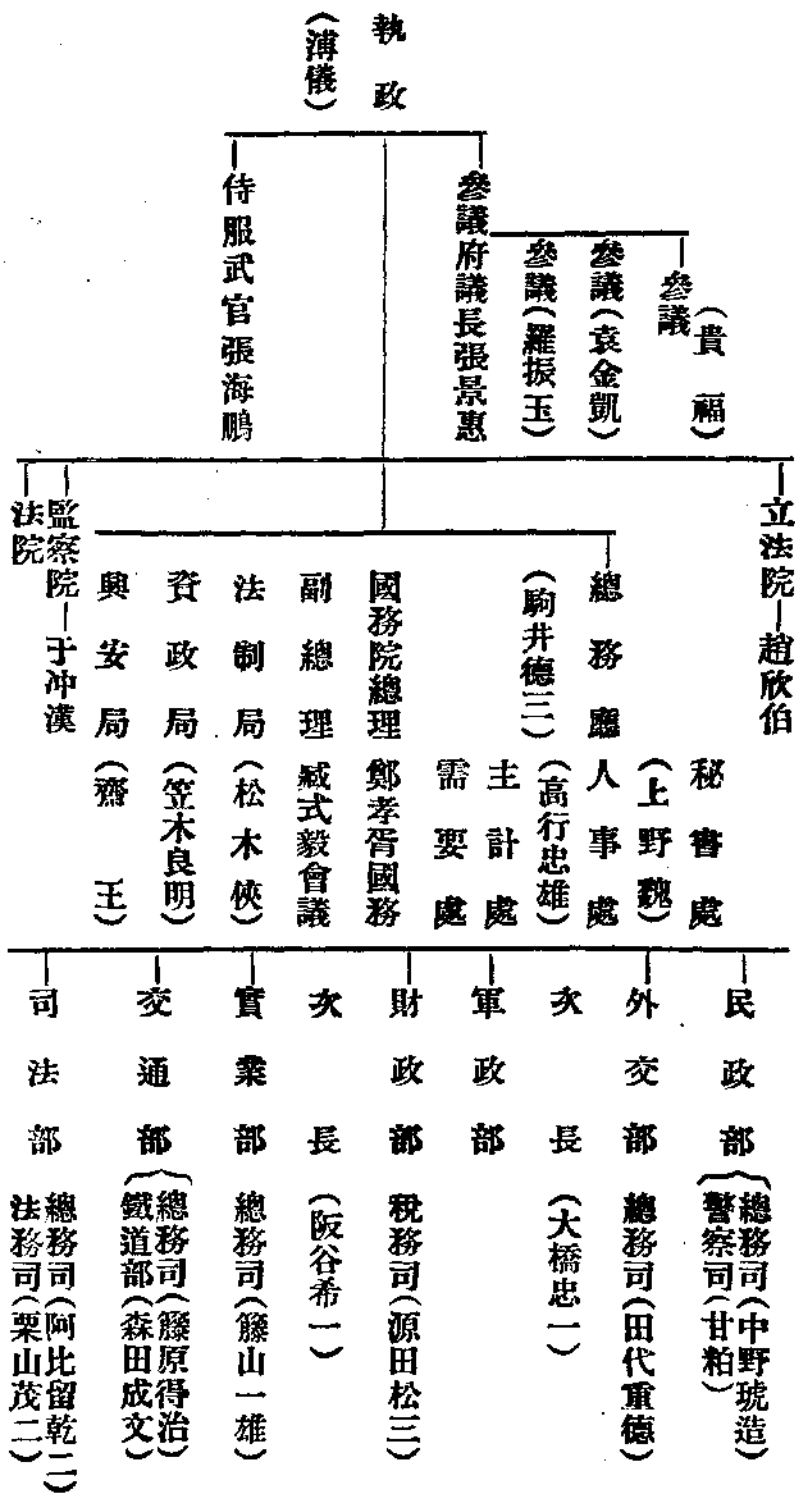
三省偽政聯立成立後，乃更進一步，而有建國會議，三月十三日日人迫張景惠，熙洽等陸續來瀋，二月十六日起，與賊式毅，趙欣伯，開羣醜會議，旋被日方所迫，於二月十八日，捏造「東北政務委員會」名義，發表獨立宣言，並委張景惠為迎溥儀專員，勸其登台。

(B) 偽政權之確立：三月九日，溥儀乃出而登台，東京與東北各地之日人，紛紛舉行慶祝，名故賀滿洲國，實則數十年來渴望之一塊肉，已吞入彼輩口中矣，安得不慶祝哉？總視偽國成立之過程中，培植漢奸，包辦偽政府，而後施行亡朝鮮故智，擁溥儀登台，以欲一手盡掩天下人耳目，哀哉。

(C) 偽組織之內容：

1. 領土，預定為奉天，吉林，黑龍江，熱河，及蒙古五省
2. 人民，新國民之人民，稱為公民，凡居住領土內，一定年限以上者，得享受公民之平等權利與義務，但外國人及公使不在此例，
3. 主權，偽獨立國之主權，在於公民，政府之組織，在於公民之總意，以執政為元首，其下分立法，司法，監察，三院，行政院下置民政，外交，軍政，財政，實業，交通，司法，教育，等部。

增偽政組織系統及叛逆名單



偽組織，大致若斯，其借民族自決之名，為吞併過渡之實，誠為識者所共知，即以日人之加入偽組織論，亦早在彼掌握矣。

現在自偽國務院起，以逮各省部廳，暨重城市政府中，其總務司長，或科長一職，概須日人担任，總職掌文書

，會計，在機關中，本屬最要，而在偽國，則勢力尤大，事無大小，非經其簽字，不生效力，而各部各省之較重要事體，又非經偽國務院總務長駒井之承認不可，蓋自廳，而省，而部，而院，總務一職，已自成一系矣。

四、暴日破壞與劫掠東北經濟

日人製造偽國過程中，日人於東北經濟，亦加緊破壞。事變前，東北經濟，中日儼若兩大對壘。若在南滿方面，當地一切產業，及金融制度，一部份為中國所控制，一部份為日人所操縱，以故中日，對於銀行，鐵路，礦業，及工業等，均互相仇視，偽國成功後，日人乃乘機澈底改組東北經濟，企圖逐漸合併於日本，故於東北中國所經營事業，事變後，不論公有私有，皆為偽政府沒收，而便受日人支配。

(A) 銀行事業 事變前，瀋市內之兩重要銀行，一為東三省官銀號，一為邊業銀行，日軍佔領後，悉被封閉，後雖在日人監視下，勉強開市，行中大部份政府存款。及政府官吏存款，咸被日人扣留，作偽經政府費。

並於偽政府，成立後，即着手從事統一銀行及幣制初步計劃，後成立偽中央銀行，資本為華幣三百萬，外加銀條準備一千萬元，此外偽政府，並計劃將各省各地方之幣制，一律廢除，而以南滿一帶通行銀幣代之。

(B) 鐵路事業 近年東北建設之勢力，實為中國內部

一周年日寇在東北之暴行

而上，即以交通一途，若瀋海，打通，吉海，洮昂，等路之建築，於東北鐵道網之設施，已具端倪，故日軍於佔領後，於十月十五日，瀋海，吉海，吉長，諸路即在日人指揮下，開始行駛，及遼西陷落後，北寧路關外段，亦落日人掌握矣，并直接間接為南滿線之營養線，我方已往鐵道計劃，早行破壞無餘。

(C) 工業經營，東北各重要礦業公司，事變後，非遭日人封閉，即被日人掠奪，若本溪煤礦，為中日兩國聯合經營，現華方職員，已盡為日人驅逐，管理權已完全操之日人。

瀋陽紡紗廠，為中國單獨經營企業，九一八後停頓，現下日人監督下重行開張。

利達公司，為東三省官銀號出資經營，專營當地出口土貨，現亦為日人奪去，此外若瀋陽兵工廠，事變前，生產事業，為全國有數軍器製造廠，現日軍正重事整理，專製武器，以備屠殺中國人民之準備。

五、暴日攫奪海關郵政

暴日藉偽國，進侵東北海關，哈爾濱，安東，牛莊，

等處之款，分別於三月二十八日，四月十六日，四月十九日，強被扣留。

於六月二十五日，曠使偽國，着手接收，大連海關，營口，安東，哈爾濱，輝春，五處及東北二十九海關分處均被擄奪。

東省海關收入，平均佔海關總收入七百分之十五，一九三一年，東省收入爲關平銀二，六〇七，八〇〇兩，合銀元三九，一一七，〇〇〇元，爲中國借款內外信用之骨幹，我海關制從此破壞矣。

（案海關收入爲担保者，不禁爲主要之內外債賠款，即對於遲遲未清之債務，如鐵道賠款等，我政府亦指定關餘爲担保，故東北之海關收入，每年平均須撥二萬五千萬以上供賠償海關担保之債務，及海關之開銷。）

今此項款，被偽國所奪，東省經濟方面，與中國內地隔絕，而將爲日人收入之一部份矣。

九一八後，東北郵局受日軍摧殘，郵資損失，每月達三十餘萬元

於七月十一日，偽國交通部，電遼郵區局長巴里地，於十二日赴長春，商榷接收事宜，爲巴氏拒絕，偽政府聞之

大恚，再致電謂「倘該郵局長於五日不來長春確商，必施斷然處置，」巴仍淡然置之，十五日偽國乃派日人三名，前往視察，哈埠吉黑郵政管理局，亦於十三日，去日憲兵索職員名單，亦經局長司密斯拒絕，後偽國派日人田中勘五前往監視，不得已乃奉南京命令將東北各郵區所存郵票，重要公文，貴重物品，悉運天津郵局代存。職員亦於八月一日撤至關內。東北郵權，旋爲日方掠劫矣。

六、暴日摧殘東北文化與教育

（A）改編教科書及添教日文

從前國民政府編定之教科書，日人認爲充滿排日材料，頗不適當，急宜重編，並慎重選材，詳明日滿之關係，及滿洲之已往歷史，俾將來兒童不知若宗若祖矣！

日本語爲必修科，以便爲亡國奴必要之準備，漸由思想侵化，積極普及。即每級小學，每周亦須上六小時以上之日語，中學爲必修科，每周佔十六小時以上。

B 出版物之限制

事變後，東三省民報，東三省公報，東北民衆報，新亞日報，醒時報等，或爲日人沒收，或忍痛出版，然所有消息

，皆來自日人，顛倒黑白，及爲日人宣傳之處，在所不免，渴望國內消息之民衆，空勞引領，終爲僞報蒙蔽矣。

七、日往東省移民計劃

日本平素之口號，『到滿洲去！』及『滿洲爲日人生命線』，等語，思欲積極移民東北，非一日矣，藉此大好機會，遂爲大批移民之舉。政府勸遊民赴東北，各企業公司，亦請此遊民充任其滿洲支店店員，又恐我民衆自衛力強，復利用在鄉軍人組織大規模團體，派往東北，以奪我東北膏沃土地，作彼輩終老之鄉。

其移民方案：(甲)在內地各縣政府，設立滿蒙移民組織，並設移民聯合會，以便往東北移民。(乙)朝鮮內地之遇利農民，應效內地移民法移殖，其細則，由朝鮮總督確定。

八、東北近况之鳥瞰

(A)經濟完全破產

東北被日人佔據後，農村經濟陷於破產民生疾苦，非言語所能形容，今歲禾稼因雨水調和，尙有豐收希望，但因義軍與日屢次作戰，沿南滿北寧，被踐踏者，亦不少。

一周年日寇在東北之暴行

城市商業，日見蕭條，停業倒閉，日有所聞，勉強支持者，亦面面相覷，束手無策。蓋農村經濟與城市經濟，息息相通，遭此變亂，故陷于破產狀態。

(B)東北人心思漢急切

遼吉陷落後，東北民衆，身受日人種種慘暴，悲哀痛苦，已達極點，亡國奴之慘狀，實不如喪家犬，無時無地不切望裏省軍隊出關，拯彼於水火，不知我政府將何以慰之救之？

(C)義軍之活躍與民氣

東北爲白山黑水區，地氣所鍾，民氣樸實，體質標悍，外寇之來，於官逃兵退之際，羣起抗禦，以血肉當硝烟彈雨，前仆後繼，子彈餉糈，胥少來源，而報精神勝物質，長期抵抗，不屈不撓，忠勇之誠，足堪矜式，東北前途一線曙光，賴有此耳，其戰蹟則迭載本刊各編，勿庸復綴。

九、四頭政治之合併與武藤赴東北

日本在東北之執行機關，向有四頭政治之稱，一，爲滿鐵株式會社，表面爲營業公司，實際受國家委任，有土木，教育，衛生，等行政權，且可徵收各種租稅，其組織

即彷彿東印度公司。二，爲關東長官，受拓務大臣，外務大臣之監督，掌管關東州之全部政治權。并鐵路沿線，及鐵路附屬地之警備，對於鐵路掌務有監督權，爲一種行政機關。三，總領事，受外務大臣之指導，保護僑民，并指導獎勵滿鐵移民事務，及有領事裁判權，與關東廳外事課，同爲外交機關。四，關東軍司令官，勢力最大，直屬日皇，爲日本在東北軍事最高機關。

以上四種行政機關相互關係：領事兼關東廳事務官，關東長官，有滿蒙業務監督權，對外，關東廳之外務課，領事，及滿鐵事務課，均有應付之權，關東軍司令部，更設有特務機關，專辦各種軍事上交涉，故日人謂之多元機關，早思統一。

故今歲，特將內田（滿鐵總裁）本莊（關東軍司令）調回，以武藤信義，任關東軍司令官，兼關東州長官，而將滿鐵政府變爲純粹公司，專努力商業，總領事，亦受關東軍司令指揮。

武藤兼任日方僞國大使，武氏爲日方有數陸軍大將，國內獨一無二之巨頭，前曾任關東司令官，詳中俄情形，日人任武藤之用意，可概見焉，爲承認僞國之先聲，亦爲

侵熱之信砲，吾人將不得高枕矣。

十、日人對於僞組織承認問題

日人手造僞國，將於九一八，正式承認，於內田外相演說詞中，可見意志之堅絕。夫日人正式承認僞組織之消息，傳來頻矣，此次，定可完成。若其演說詞中：『滿洲國之成立，乃該地於中國本部地理，歷史，心理上之殊，特運動而獨立耳。』此證明日本承認僞國，不與九國協約接觸也。又謂：『依中國之化分作用，即按東北住民之自己意志，而建設獨立國，固非九國公約所可禁止，故日本即依滿蒙人民之意，予以承認，亦不與該約規定抵觸，』復聲明：『日於滿蒙，無領土野心，』亦可謂言之巧矣。

其後更列舉滿蒙問題之兩要點，明白表示不許中國本部政權，依任何形式，與東北發生關係，此日本破壞中國領土完整手段，果承認後，我方縱令在條約範圍內，對日如何讓步，亦不能收回東省之行政主權矣，而後中國果欲與日本交涉，非首承認僞國之存在而後可。

此重大消息傳出後，美國國務卿斯丁生，雖再三表示，不承認日本非法侵略，并矢言美國有維持九國公約決心

，其說固爲重大。然歐洲方面，則有偏袒日方之傾向，殊爲可危。

總之，日人之外交手段，倍從與吾，決不冒然從事，而歐洲反惑于其反宣傳，不能一爲公道言，瞻念東北，誠殊令人難於設想焉！

結 論

東北年來情況，大致若斯，日人以有決心，有計劃，節節進迫，我方一事浮掩，漫無計劃，處處退讓，依賴失計，智者均悉，國聯苟有力，則日兵於前兩次議決後，早行撤退，胡爲變本加厲，今日攻熱河，明日再欲侵華北哉，則此次國聯效力，不難懸猜，况自內田外相演說後，歐洲之態度，又復如何？若路透社倫敦電，會稱「倫敦方面，因汪張辭職，情勢更將複雜，擬以滿洲國爲緩衝中日間形勢者」；若「泰晤士報」，駐東京訪員，會謂引起日軍發動之情勢，係中國政策之結果者，「則他人果可依哉？回顧內部，則政治腐敗，互事猜疑，得因循即因循，可浮掩便浮掩，發空言，說空言，其危急，殆有甚于去歲之今日，則吾民

一周年日寇在東北之暴行

果何所依乎？！

若東省土地膏沃，物產豐富，在經濟上地理上，與內部關係甚重，今其前途若斯，則中國命運，不難想像，此值週年紀念，吾人所以淚泗滂沱也。

特按管及，用勗國人：夫爲東北一線曙光者，則爲東北之抗日義軍及各將士，若馬將軍丁李諸人，一年來，邊疆轉戰，糧盡援絕，而猶強自支撐，以與敵周旋，忠勇之誠，譽騰國人，吾人應如何援之濟之？東北義軍，未得國家一枚餉，徒本民族自衛精神，起抗強敵，白山黑水，靈氣所鍾，得有此輩稍爲國民吐氣！而彈藥兩缺，雖當溽暑方收，秋高馬肥，爲子彈故難竟全功，國人應如何援之應之？

以上二點，今於周年紀念，吾人痛極哀絕之際，用特鄭重何國內呼籲，實爲週年紀念要義。至若東北不復，而熱河，而華北，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恐已難保。此實有關東北三千萬民族生機問題，擴而大之，爲中國四萬萬民生機問題，其重要爲何如？至若日人之殘殺暴行，猶其少焉者耳。嗚呼，苟遭此打擊，而吾民族毫無警惕，則亦有引頸作敵人槍砲下之犧牲。夫復何言。？！

一、幫誰的忙？

維中

東北被日本搶了去，於是，無家可歸的大衆們，跑到大人先生們面前去請願，就像他們真有上帝般的威權，能勅令日本把東北交還似的！

沒會想，大人先生們根本就推開了，可是還大發慈悲像煞有介事的說道：「諸位由東北跑到這裏，我是萬分的同情；很希望你們特別努力！我一定幫忙。」

哦！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到底幫誰的忙？而且，這樣一來，大人先生們簡直是否認「東北是中國之一部」；那麼，日本帝國主義者又何幸得這些宣傳員呢！

二、同是九一八！

維中

九一八，日本開慶祝會，中國開紀念會（也可以說是哀悼會）；慶祝是慶祝得了東北，紀念，自然，也是紀念失去東北無疑了！

可是，人家慶祝得了東北，還要進攻華北；中國祇是紀念，不用說東北難收復，熱河，華北能不能保得住，還得要打個疑問符號！使我們少開幾個紀念會，假若國人不努力，恐怕也是難成功。

人家慶祝完了，就想去作，中國紀念完了，根本拋開。不然，「五九」，「五卅」……已往許許多多可恥的紀念會，我們沒有紀念過嗎？怎樣，到現在，還把東北丟失拉呢？！

唉，同是九一八，人家樂個不亦樂乎，我們哭都哭不上來。但是，澈底幹吧！現在，總還有淚可灑，到了連淚也灑不出時，更晚了！幹吧！

讀者公鑒：

本刊因前任編者患病延誤數期，茲將九一八紀念號作爲第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期合刊，特此聲明，並希見諒。

東北民衆抗日救國會宣傳部編輯科啟

一週年國內政情

王繼周

政潮在近代是任何國家所不可避免的事實，並不是弱國所獨有的怪現象。大凡一個國家物的文化程度愈進步，人民的政治常識愈增高，對於國事也就非常的關心。在他們目前所處的政治環境中，每感覺不足以應時勢的需要，和滿足他們所希望的政治改善標準，而他們就必定本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念頭，聯合起來，一致的反抗當時執政者，促其改善政治制度，而因以激起政潮，其結果則反對者常佔勝利，而執政者恒被打倒，這是一定的道理。雖然在政治轉變的過渡時期，社會上稍呈不安的現象，但勝利者，必定抱着他們的新的計劃，開始建設國家一切，使適合當時國家的實際情形，社會的需要，和人民的熱烈希望。因此政治馬上就可以入於正軌，國勢必定蒸蒸日上，這是憲政國家所必經的途徑。

我國自民國成立以來，政治上的風潮，永久不斷的發生，而政治却是愈弄愈壞，且永無入於正軌的希望，按其

一週年國內政情

個中原因，究竟在那裡呢？據我們看來，大概不外以下兩點：

第一，我國每次政潮的動機，並不是因為政治上的缺欠不能適合當時國情的需要而起的，純粹是因為不滿意某人，因感情的衝動，而發生的。換句話來說，我們中國政潮的發生，不是對事問題，而是對人問題，對人問題，僅僅是不滿意當權者，而不是對政治制度的腐敗，有所改革，所以每次政潮的結果，不過是人的更替，而於政治的改善，毫無影響。

第二，我國每次的政潮，其解決的方法，並不澈底，不過敷衍一時政局的小康，而不謀永久的解決方法，所以釀成「循環式的政爭」。你去我來，我來你去，結果誰也打不倒誰，換湯不換藥。所以連年內戰，而終久未能打開一個新局面，在國難以前的政潮，均是如此；到了九一八事變以後，突然大禍臨頭，可是政潮還是繼續不斷的演着，

對外則始終沒有一定的方針，因之一誤再誤，國難日深一日。所以我們最後說一句：「就是外患是由政爭引來的，若想排除外患，非使國家的政治打開一個新的局面不可，假使還是風雨不歇的演舊戲，那末國家一定是會亡的。」茲將九一八事變以後的國內政情，簡要的寫下來，以供關心國事者的參考。

一、甯粵紛爭

甯粵紛爭，發生在九一八事變以前，其解決乃在九一八事變以後，這次紛爭，正當外患最嚴重的時期，關係國家前途很大，所以不能不在這裡特別的說明。

甲、紛爭的緣起

當蔣介石在江西剿匪，節節勝利的時候，而粵方古應芬，唐少儀，孫科，陳濟棠等，忽然發出通電，驅蔣下野，他們所持的理由有三：

A. 謂蔣氏以陸海空軍總司令的資格，充當國府主席，且自兼行政院長，和教育部長，以一人之身，總攬國家軍事行政和教育等大權，直是獨裁政治，而根本違反國府組

織法的原則。

B. 則謂蔣氏自掌政以來，徒有訓政之名，而無訓政之實，連年內戰，財庫耗竭，以致內地各省，大水為災，共匪為禍，民不聊生，實蔣氏一人之罪也。

C. 謂蔣氏與立法院院長胡漢民，因政見之不和，胡無辜被囚，以朋友言則為不義，以黨的立場言，則為不忠。根據以上三個理由，故請蔣氏即刻下野，以謝國人。

乙、紛爭的經過

甯粵兩方，將要動兵備戰的時候，而東北事變恰在這時發生，於是張繼，蔡元培，陳銘樞，銜蔣使命，赴粵調解，遂有上海和會之推動。

(1) 張蔡陳赴粵調解

張繼，蔡元培，陳銘樞，到粵後，經過若干時間的磋商，而粵方則主張在開和會以前甯方須履行以下三項：A. 蔣介石正式電粵，表示誠意下野，至下野電文可延期發出。B. 先釋胡漢民到滬，俾與粵方派員接晤。C. 胡漢民到滬後，粵即派代表到滬，開正式和會，而汪精衛聲明以上三項，並不是條件，請甯方勿誤會。

(2) ●粵代表到滬

在十月二十一日，蔡元培，張繼，偕粵代表汪精衛，孫科，伍朝樞等到滬，據汪氏發表談話，可分三點：A.粵方非常會議的成立，對內以建設民主政治，推翻個人獨裁為目的；對外以貫徹打倒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求中國絕對自由平等為職志。B.滿案發生，蔡，張，陳，三先生南下，帶來蔣親筆信，表示共赴國難誠意，粵遂提出粵國府通電，蔣如下野，粵國府即行取消，由統一會議，產生統一政府之主張，經蔣覆電表示原則上贊同。C.關於黨務政治軍事外交財政等制度，根本改善方法即(1)整理外交。(2)財政公開。(3)取消海陸空軍司令部。(4)保障人民自由。

(3) 蔣汪會晤

十月二十二日，蔣中正乘飛機到滬，此為蔣汪別後第一次會晤，遂訂定本日二時在孫科私邸會議，列席者，粵代表汪精衛，孫科，李文範，伍朝樞，陳友仁，鄒魯，寧代表，張靜江，李石曾，陳銘樞，張繼，于右任，邵元冲，蔡元培，蔣介石，胡漢民，共十五人。蔣三時四十分辭去，乘原機返京。此次會議結果議決三項：A.外交方面，雙

方一致共赴國難。B.京代表與粵代表，在滬詳細討論黨政等改善方案，俟雙方意見一致，規定草案後，再回京求澈底解決方法。

(4) 上海和會預備會

蔣汪在上海會晤以後，和平聲浪日高，寧粵兩方代表，遂議決先在上海開和平會議的預備會，該會主要目的，即在將寧粵兩方代表的意見交換以後，具體的歸納起來，然後再在上海開正式的和平會議，這個預備會前後共開六次，費了一個月的時間，而其所議決的主要議案，就是以下三項：A.外交一致。B.中央政治制度改革案，採德法總統制，但不變更主席名稱，以國府委會代國會，由委員內選主席，行政院長似國務總理，餘四院不動，廢中常會由委員會代之。C.廢總司令部，代以參謀本部。D.四全大會一二三屆委員，均須與會，方不違背黨統，寧方對以上四項決議案，除第一項表示接收外，餘皆認為「陽春白雪，曲高和寡」。紙面議決，不切實際，終因雙方隔閡尚多，意見分歧之故。此項會議的議決案，均成泡影，遂不得不另謀解決方法，故有提前開四全大會之舉。

(5) 四全大會

四全大會並不是在一處開的，而是寧粵分開，所以這次雙方議決，如關於外交財政軍政，雖均有所討論，但結果終因雙方相去甚遠，還是不能打開僵局。加上粵方實力與元老兩派，互相傾軋，內部發生爭執，因之這次會議仍然是有名無實，於時局的開展，毫無所補。

丙、蔣氏下野

蔣介石深感外交棘手，財政困難，遂不得不決然辭職，於十二月十六日在中常會議席上，遞出辭呈，並通電全國，文曰：

謹呈者，中正自十七年受命中央任國民政府主席之職，黽勉從事，三載有餘，無日不思竭其愚庸，實現總理之遺教，無負黨國之付託。乃心餘力絀，屢遭挫阻，以國內憂患之迭興，致強敵侵陵之日極。撫躬循省，夙夜悚惶，深維臨危不宜苟免，則負荷無輕卸之理，禦侮必期統一，則國內須滅閹牆之爭。爰於中央力謀團結之際，暫維中樞，強忍待罪，以俟全體同志，踐約來京，精誠團結，然後引咎自動，避位讓賢。乃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已以委曲求全之精神，接納全黨團結之方案，而在粵同志，迄未能實

踐約言，共赴國難。胡漢民同志等，微日通電，且有必須中正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語，是必須中正解職於先，和平統一方得實現。中正昔因顧慮政治中斷之危，願與黨國隱忍以負責於一時者，將轉為同志團結與黨國統一之梗，且使外交政策無負責之批評。現在國勢如此，若非從速實現團結，完成統一，實無以策對外之勝利，慰國民之期望。權衡輕重，不容稍緩須臾，再四思維，惟有懇請中央，准予辭去國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職，另行選任賢能接替，以維團結，而挽危亡。中正許身革命，進退出處一以黨國利害為前提，解職以後，仍當本國民之天職，盡黨員之責任，捐糜頂踵同紓國難，以無負于總理之教訓，瀝陳下情，務乞俯如所請，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丁、寧粵紛爭的結局

蔣中正於十二月二十二日晨，參加一中全會，開幕典禮後，即返軍校訓話，午後一時，乘飛機返奉化，從此一場風波始告結束。

二、粵派主政

蔣氏既然下野，於是寧粵紛爭，乃告一段落，而粵方

的目的既達，不能不出來實行改組政府，這次的人選，是A.推舉胡漢民，汪兆銘，蔣中正，于右任，葉楚傖，顧孟餘，居正，孫科，陳果夫九人爲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並以葉楚傖兼秘書長。B.選林森爲國民政府主席。C.蔣中正，汪兆銘，胡漢民，唐紹儀，張人傑，蔡元培，蕭佛成，鄧澤如，謝持，許崇智，王法勤，李烈鈞，鄒魯，邵元冲，陳果夫，葉楚傖，宋子文，王伯羣，方振武，熊克武，閻錫山，馮玉祥，趙戴文，王樹翰，劉尚清，薛篤弼，柏文蔚，程潛，經亨頤，孔祥熙，恩克巴圖，楊庶堪，馬福祥，三十三人爲國府委員，D.選任孫科爲行政院長，陳銘樞爲副院長，張繼爲立法院長，覃振爲副院長，伍朝樞爲司法院長，居正爲副院長，戴傳賢爲考試院長，劉蘆隱爲副院長，于右任爲監察院長，于惟汾爲副院長。E.推舉蔣中正，汪兆銘，胡漢民爲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

甲、新政府的制度和組織

至於這次政府的組織和制度，較從前略有變更，五院獨立行使職權，惟行政院負責實際行政責任，與原來五院制之精神，迥然有別。五院對中執會負責，而黨與政府之間

尚有最高政治機關之中央政治會議。故與其謂五院對中執會負責，毋寧謂五院對中政會負責。一切對內對外方針及政策，須取決於中政會，然後政府始能遵照執行之。

乙、新政府徬徨無主

新政府成立以後，蔣汪胡三領袖，各因私怨未泯，均不來京，以致中政會無人負責，而行政院無所稟承，對內對外大計，均陷于停頓狀態，政府前途，頗呈暗淡景象。

丙、孫科辭行行政院長

孫科辭行行政院長其原因有四：A.日軍正擬大舉進攻上海，對於外交方面頗感無法應付。B.上海銀行界，因停付利息案，發生風潮，對於財政難予籌集。C.領袖分散，中樞無主。D.因外交意見衝突，故不得不出辭職之一途。但孫之爲人雖勇于負責，惟材能有限，實不能負此大任。辭職電文如下：

科猥以愚陋，忝荷中央委以行政院長之任，爲念國難正亟，統一切成。領袖分散，中樞空虛。迫于愛國救黨之義，故不顧利害，不量才力，勉拜大命，未敢告辭。冀或竭其愚忠，促成團結過渡難關。耿耿之誠，知荷鑒察。一月

以前，奔走呼號，心力交瘁。幸承蔣汪兩公鑒諒，毅然入都，中樞大計，乃得人主持。科再四維思，當此時局防危，行政院重責非有大力莫克荷負。而自顧輕微，才力俱絀，雖然欲解救時艱，欲盡其一得之愚，然形格勢禁，徒成廢論，焦頭爛額，與事何補。竊念過渡之責已完，覆餗之虞當戒。何可續位遷延，自誤誤國。用是披瀝惆悵，懇懇准予即日辭去行政院長一職，另讓賢能，免誤國是，不勝懇切惶悚之至。

丁、汪兆銘任行政院長

孫科辭職後，經陳銘樞一度代理，直至一月二十八日開臨時中常會議決准孫科辭行政院長職。選任汪兆銘為行政院院長。從此蔣汪合作，國內政情暫呈平穩之狀。

三、汪張的糾紛

汪精衛掌政以來，迄今已七個月，對於外交方面雖仍無具體的辦法，但對於內政方面可稱為一時的小康。不料在八月六日因熱河緊張，張學良索軍費甚急，而汪精衛突然發出通電辭職。其電文如下：

呈中執會：南京中執會鈞鑒，兆銘於一月二十八日，忝被選任為行政院長，原期竭盡心力，以救國難，乃在再數月，事與願違，再四思維，惟有呈請辭職，以讓賢能。如承允許，兆銘當即回京。仍在中央黨部服務，不敢自逸也。掬誠籲請，敬祈鑒諾。

呈林主席：洛陽國府文官處探送牯嶺林主席鈞鑒，兆銘於一月二十八日忝長行政以來，原期竭盡心力，以救國難，乃在再數月，事與願違，再四思維，惟有呈請辭職，以讓賢能。除呈中執會外，謹此籲請，敬祈俯允，不勝禱切。

電蔣中正：漢口蔣委員長賜鑒，銘兆已呈請中央執行委員會准予辭去行政院長職務。擬俟允准後即回京在中央黨部服務。在未回京前，政治會議須有常務委員，於開會時主席。敬祈大駕回京主席會議，是所至荷。

電各部長：上海宋副院長，南京內政部黃部長，外交部羅部長，軍政部何部長，海軍部陳部長，教育部朱部長，實業部陳部長，鐵道部顧部長，禁烟委員長劉，蒙藏委員長石，僑務委員長陳，均鑒，兆銘已向中執會及國府林主席辭職，其理由具詳於致張主任學良電，此實為弟個人引退

之原因，與行政院全體無關，在中央未選出繼任人以前，敬祈宋副院長依法代理院長。於宋副院長未蒞京以前，行政院事務，由黃部長代拆代行。並於行政院會議時，臨時主席。至於各部事務自應照常進行。專此奉達，敬祈查照。爲荷。

電張學良：北平綏靖公署張主任漢卿兄勛鑒，溯兄自去歲放棄瀋陽，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十萬里土地，陷於敵手。敵氣益驕，延及滬滬，賴第十九路及第五路軍奮死抵禦，爲我民族爭生存，爲我國家爭人格，此本非常之事，非所望於兄，然亦冀兄之激發天良，有以自見。乃因循經年，未有建樹而寇氛益肆，熱河告急，中央軍隊，方事剿匪，溽暑作戰，備嘗艱苦，然爲安定內地，鞏固後防計，義無可辭。此外惟兄擁兵最多，軍容最盛，而敵兵所擾，正在兄防地以內。故以實力言，以地理上之便利言之，抵抗敵人，兄在職一日，斷非他人所能越俎。須知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凡屬族類，皆有執干戈衛社稷之義務。當日第十九路及第五路軍作戰淞滬，實本斯義，豈有他求。及戰事既酣，在中央固悉索敵賦，以供前方，而人民更裹糧景從，以助士氣。今兄未聞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

名，以事聚斂。自一紙官言捍禦外侮以來，所責於財部者，即籌五百萬。至少先交二百萬。所責於鐵部者，即籌三百萬。昨日則又以每月籌助熱河三百萬責之行政院矣。當民窮財盡之際，中央財政，竭蹶萬分，亦有耳目，兄寧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挾，誠不解是何居心。無論中央無此財力，即令有之，在兄未行抵抗以前，弟亦斷不忍爲此浪擲。弟誠無似，不能搜括民脂民膏，以贖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於弟，惟有引咎辭職，以謝兄一人，並以明無他。惟望兄亦以辭職謝四萬萬國人，毋使熱河平津爲東北錦州之續。則關內之中國幸免於難，幸甚，惟兄裁之。

汪精衛發出通電後，張學良向記者發表以下談話：頃讀汪先生齊電，責余之語甚多，汪先生是我的長者，亦是我的長官，凡有所責，余決不多所置辯，深恐愈辯愈多，但事實所在，又不容不向諸君一言，以明真相。國家大計，應由政府先作詳密計劃，然後發佈命令，責令地方官吏，遵照執行，此係正當辦法。余爲地方官吏，對於有關存亡重大事件；曷敢擅自進行。查汪先生齊電之意，一方面認爲現在各省軍事長官，全係割據，深加痛恨。一方面則認爲冀察各省似乎全屬余個人。一切軍事財政及對外方針汪應

由黨察各省自任之，此種思想似乎忘却政府之地位及責任。先生謂余截留稅收，不解國庫。然此項撥抵辦法，係民國十九年，由政府自行委派外，中央所屬機關官吏，統由政府任命，或由財部委派，皆有政府命令及部令可考。所謂收入，被余一口吞沒，語意尤未免太重。果真如此，是余犯刑事罪條，汪先生爲最高行政官，自可找出實據，執法以繩。監察院應即隨時糾察。查黨察各省政，向財來一切公開。近由財政整理委員會監督指導，所有預決算及旬月報表可資考証。且財委人員，多爲軍政委兼充。至余所撥軍政各費歷經呈報政府及財部有案，汪先生一查便知。茲關於此點，特公開報告於。查現在除熱河不計外黨察兩省國地兩稅，每月總共三百八十萬元，全年共收入四千五百六十萬元。今由財政委員會經營督繳，支出軍費每月四百七十餘萬元。暫由財委會按四百五十萬撥發。三十天發餉一次，全年發十個月餉，共四千五百萬。（但給養費每月一百十五萬）如發十二個月，應加二百三十萬，再加政財兩委會經費三十六萬元左右，共計支出爲四千七百六十萬元。收支相較，在財政委員會方面，以十二個月收入供十個月支出，尙不敷二百萬元之譜。而在綏靖公署

方面，每月仍不敷二十餘萬元。全年又虧二百餘萬元。兩共虧四百餘萬元。均有賬可查。非若汪先生所說之事實也。又查中央對華北之協款茲亦附帶作一報告，計由二十年四月份起，至二十一年一月止，共撥現款七百十九萬九千三百五十元。由十月份起，至本年一月止，欠撥及未撥期票三百五十二萬八千六百五十元。又汪電中一則云。中央無過問權，再則云。明爲一家，實則異國，未審有何事實可証。余自受命任職以來，對於一切軍政外交事務，處處聽命中央試問究有何事余未遵命令辦理，又有何事中央欲加過問，而余不予同意乎？汪先生又有流血內爭及民族危亡指日可待之說，時至今日，國家誠危險萬分，若再有內爭，國家未有不亡。余願鄭重宣言，余願去職以謝國人，以謝汪先生，內爭決不能自我而起，性命可犧牲，但決不作使所親者痛而仇者稱快之事也。願執政當局，以誠信詔示天下，早定救國大計，真正捐除成見私利，以大政治家態度，領導羣衆，中國不亡，學良雖去，於心滋慰也。張主任發表談話後，由各記者發問，張主任決定去職離開北平否？張謂已有十二分決心，預備最短期間離開北平，因地方治安關係，在繼任人未來前絕對負責，希望中央在最

短期內有決定辦法。問，蔣有電來平否，答，蔣已有電到平。不外勸勉，非常感激。兄弟現在對於什麼，都平心靜氣，對汪先生所發表之語，吾不加分辯，在中央未派人以前，華北治安吾當維持到底，希望汪先生開誠領導，大度包容楚。

張學良於發表此次談話後遂通電辭職。

張氏辭職電 急南京洛陽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行政院鈞鑒，竊良以菲材，謬膺軍寄，外侮日肆，飲恨痛心，原思忍辱負重，盡力職責，奮其待罪之身，勉圖方來之效，乃以識力短淺，事與願違，匡濟無方，寸功未立，長此素餐席祿，誠恐隕越貽羞。國難方深，反躬慚悚，即請罷免北平綏靖主任現職，簡賢繼任，披誠上陳，無任迫切待命之至。

張覆汪氏電：上海汪院長精公賜鑒，接誦魚電，萬分痛心，良供職無狀，重累我公，撫躬循省，慚悚曷極。願區區之意，尙有願爲公一陳者，自衛必先準備，非財莫舉。良職責所在，凡有籲請，均爲自衛所必需。若夫明知中央財政困難而故作要求，良雖至愚，亦易敢出此。尊電所云，只一紙空言捍禦外侮以來，所責於財政部者，即籌五百萬至少先交二百萬等語，兩月前雖有此請，惟因財政

特別困難，近實未敢再提。熱省爲自衛計，提案請求中央協款，經北平政委會大會決議，由全體委員列名電懇，非良個人之請求。尤無以每月三百萬責行院之事。鐵部二百萬元，乃係由北寧路局籌借，由鐵道部轉賑。前承宋部長電示。我公體會艱窘，已商令鐵部長照撥，雖事經中變，亦具見我公維護之苦心。總之，良奉命守土，從來一維中央之意旨是遵。倘以爲良如在職有碍於內政或外交之進行。自當立時引退，絕無瞻念遲迴之意。若以良故，而使我公爲難。政樞無主，良之罪戾，眞百身莫贖矣。頃已遵照公意，電請中央罷免本職，遴員接替，惟念我公黨國柱石，海內具瞻，萬不可飄然遠引，置國難於不顧。敬祈即日復職，主持大政，庶幾可拯時艱，即良亦得減少罪戾，剖心奉復，切希鑒納。

張氏致蔣電：良奉職無狀，累及汪公，反躬自省，惟有深自怨艾，頃已電請中央罷免現職，華北安危，極關重要，在繼任人員未到以前，此短期內，仍必竭力負責，以減中央北顧之憂。惟望速派大員，早定局面。至軍事一項，關係地方治安，益爲重要，鈞座負軍事最高權責，尙請主持。竊念國家今日危險萬分，良心平氣和，決不敢因一時之

負氣，致此事更爲嚴重。今日內憂外患，均集於鈞座之一身，良爲國家計，爲鈞座計，一切無不唯命是從云云。

政委會致汪電，上海探投汪院長鈞鑒，頃奉一電，敬悉高懷，國難正殷，羣情失望，北平政委會上次開會，本中央自衛精神謀各省一致之團結，發表宣言，期於實踐，幸蒙獎勉，益矢精誠。會議席次熱河代表聲稱熱省從前經費，經由中央撥發，十五年後，責歸自籌，軍民交困，情形險惡，財政奇艱，應請立予救濟，歷陳苦狀，言之痛心。全體委員感熱省爲北方屏障，所陳俱屬實情，對前項提議，一致可決。轉電中央，並恐文電有所未詳，經公推李委員煜瀛代陳一切，電中祇述熱省財政困難情形，並目前關係重要，請中央迅籌救濟並未言明需款數目，更無每月請撥三百萬元之議。此電經全體出席委員署名，公同負責。事實經過如此，尙希亮察。現在時勢日艱，領土存亡，軍

心安危，所關甚重。我公綜綰中樞，尤爲大局所繫，萬勿以此稍有灰心，致辜衆望，是所叩禱。

汪既辭行政院長，乃由宋子文暫時兼代，以應付目前的危局。對於張氏辭職照准，並裁撤北平綏靖公署，成立北平軍委分會以統治華北軍政，此爲汪張糾紛的結局。

總之，在此一週年以內，外患是日深一日，內政是毫無進展。因爲內政成個不死不活的局面，所以對外是永無具體的方策。卒使大好河山任人宰割，親愛同胞被人蹂躪。徒有收復失地的口號，未聞有整個的計劃。東北所以尙有一線之生機者，僅我民衆組織的義勇軍用血肉和敵人的砲彈相對抗。每天不知犧牲了多少戰士，所以我們希望當局，此後少生無味的糾紛，謀澈底的改革，勿負全國民衆的期望。

東北義勇軍概況

幻潔

一 義勇軍之緣起及經過

世界有史以來，國家橫暴無有過於日本者。去歲九月十八日，以胡匪行為佔領東三省，摧毀我政權，掠奪我財物，屠殺我人民，凡有血氣，靡不髮指皆裂。我政府維護國聯盟約，標榜和平，期以交涉謀解決；而人民則因受創過鉅，憤起自衛。除少數茹苦忍痛，圖目前苟安與日人周旋者外，餘皆本民族自決精神，作抗日救國工作；東北民衆抗日救國會產生以後，即指揮義勇軍與日搏鬥，總其經過情形，可分三時期：

(一)發動時期 東北民衆抗日救國會甫經成立，即暗派明白軍事幹員，分赴遼寧各地，編練民團。以防匪爲名，避免日人注意。迨日軍進犯錦縣，乃由會通令，改稱東北民衆自衛義勇軍，派員督率指揮，與日人作殊死戰。當時計分二十二路，每路置司令一人。每路復分若干旅，旅以下分團，茲將各路兵力及駐紮地點表列於後：

東北義勇軍概況

| 路別 | 駐紮地點 | 人數 |
|------|----------|-------|
| 第一路 | 黑山 | 一一〇〇〇 |
| 第二路 | 營口盤山海城義縣 | 三五〇〇 |
| 第三路 | 台安 | 三〇〇〇 |
| 第四路 | 新民 | 一二〇〇〇 |
| 第五路 | 新民 | 三〇〇〇 |
| 第六路 | 遼中 | 一五〇〇 |
| 第七路 | 昌圖 | 四〇〇〇 |
| 第八路 | 通遼開魯 | 二〇〇〇 |
| 第九路 | 瀋陽 | 四〇〇〇 |
| 第十路 | 熱河 | 二〇〇〇 |
| 第十一路 | 遼源 | 二〇〇〇 |
| 第十二路 | 懷德 | 一〇〇〇 |
| 第十三路 | 綏中 | 一四〇〇 |
| 第十四路 | 雙山梨樹鐵嶺法庫 | 四二〇〇 |
| 第十五路 | 北鎮 | 一二〇〇 |

| | | | | |
|-------|---|---|----|------|
| 第十六路 | 通 | 江 | 口 | 二〇〇〇 |
| 第十七路 | 熱 | 河 | 縣 | 一〇〇〇 |
| 第十八路 | 錦 | 縣 | 縣 | 一五〇〇 |
| 第十九路 | 安 | 奉 | 線 | 一二〇〇 |
| 第二十路 | 黑 | 山 | 彰武 | 一五〇〇 |
| 第二十一路 | 瀋 | 陽 | 撫順 | 二〇〇〇 |
| 第二十二路 | 錦 | 西 | 縣 | 二〇〇〇 |

(二)擴大時期 十二月二十二日，日軍分三路進犯遼

西，南自營口，北至通遼，戰區延長千餘里。除原有義勇軍與敵肉搏外，人民激於義憤，請纓殺敵者日見增多。迄本年三月，已達五十四路，人數至十餘萬。其駐紮地點及兵力如下表：

| | | | | | | | |
|-------|---|---|---|---|---|------|----|
| 路 | 別 | 駐 | 紮 | 地 | 點 | 現在 | 人數 |
| 第二十三路 | 乾 | 安 | 縣 | 縣 | 縣 | 二〇〇〇 | |
| 第二十四路 | 遼 | 陽 | 縣 | 縣 | 縣 | 二二〇〇 | |
| 第二十五路 | 北 | 鎮 | 鎮 | 鎮 | 鎮 | 三五〇〇 | |
| 第二十六路 | 朝 | 陽 | 縣 | 縣 | 縣 | 一二〇〇 | |
| 第二十七路 | 義 | 縣 | 縣 | 縣 | 縣 | 一〇〇〇 | |
| 第二十八路 | 本 | 溪 | 縣 | 縣 | 縣 | 三〇〇〇 | |

| | | | | |
|-------|---|---|--------|------|
| 第二十九路 | 興 | 城 | 城 | 三五〇〇 |
| 第三十路 | 綏 | 中 | 縣 | 三〇〇〇 |
| 第三十一路 | 哈 | 爾 | 濱 | 一五〇〇 |
| 第三十二路 | 開 | 原 | 鐵嶺 | 二二〇〇 |
| 第三十三路 | 興 | 城 | 城 | 二六〇〇 |
| 第三十四路 | 錦 | 西 | 義縣 | 一二〇〇 |
| 第三十五路 | 鳳 | 城 | 城 | 三四〇〇 |
| 第三十六路 | 開 | 原 | 縣 | 一九〇〇 |
| 第三十七路 | 義 | 縣 | 阜新 | 三〇〇〇 |
| 第三十八路 | 遼 | 中 | 遼陽 | 一五〇〇 |
| 第三十九路 | 鐵 | 嶺 | 撫順 | 二〇〇〇 |
| 第四十路 | 新 | 民 | 法庫 | 二五〇〇 |
| 第四十一路 | 懷 | 德 | 縣 | 五〇〇〇 |
| 第四十二路 | 凌 | 源 | 縣 | 一七〇〇 |
| 第四十三路 | 鐵 | 嶺 | 鐵嶺 | 一九〇〇 |
| 第四十四路 | 鐵 | 嶺 | 撫順 | 一五〇〇 |
| 第四十五路 | 北 | 鎮 | 鎮 | 一二〇〇 |
| 第四十六路 | 營 | 口 | 海城盤山台安 | 三〇〇〇 |
| 第四十七路 | 昌 | 圖 | 通化新賓柳河 | 五〇〇〇 |

| 隊號 | 駐紮地點 | 人數 |
|-------|--------|------|
| 第四十八路 | 綏中 | 五〇〇〇 |
| 第四十九路 | 北鎮 | 二〇〇〇 |
| 第五十路 | 瀋陽撫順本溪 | 三〇〇〇 |
| 第五十一路 | 蓋平復縣 | 三〇〇〇 |
| 第五十二路 | 遼陽 | 二〇〇〇 |
| 第五十三路 | 懷德 | 二五〇〇 |
| 第五十四路 | 鐵嶺 | 四〇〇〇 |

以前五十四路多係步兵，此時司令改委者有數人。尙有獨立支隊，如下表：

| | | |
|--------|-------|------|
| 第十支隊 | 岫岩 | 一〇〇〇 |
| 第十一支隊 | 鳳城 | 一三〇〇 |
| 第十二支隊 | 北鎮 | 二五〇〇 |
| 第十三支隊 | 吉林長嶺縣 | 一五〇〇 |
| 第十四支隊 | 梨樹 | 一二〇〇 |
| 第十五支隊 | 北鎮 | 一五〇〇 |
| 第十六支隊 | 昌圖 | 一五〇〇 |
| 第十七支隊 | 瀋陽 | 一一〇〇 |
| 第十八支隊 | 黑山 | 二五〇〇 |
| 第十九支隊 | 懷德 | 一五〇〇 |
| 第二十支隊 | 黑山阜新 | 二五〇〇 |
| 第二十一支隊 | 莊河岫岩 | 一五〇〇 |
| 第二十二支隊 | 盤山 | 一二〇〇 |
| 第二十三支隊 | 遼陽 | 一五〇〇 |
| 第二十四支隊 | 遼中 | 一五〇〇 |
| 第二十五支隊 | 遼中 | 一三〇〇 |
| 第二十六支隊 | 瀋陽 | 一五〇〇 |
| 第二十七支隊 | 遼東 | 二五〇〇 |

獨立支隊以外更有騎兵六路，騎兵以外，尙有以下特

東北義勇軍概況

種編制：遼西第二軍，遼南義勇軍，遼東義勇軍，輝濛義勇軍，本溪義勇軍，錦義國民自衛軍，梨樹義勇軍，吉林義勇軍等。

四月二十一日，唐聚五揭開真面目，誓師討賊，萬方影從，遼東義勇軍，實力日見擴大。編為十九路。同時懸青白旗者達十四縣，復分兵依次收復，所向披靡，勢如破竹，敵無抵抗能力，近已有遼東十七縣勢力。

(三)整理時期 數月之間，只遼寧一省，義勇軍發展近二十萬，誠非始料所能及。惟此大多數義軍，必須切實治理，使成爲鐵的組織，方能臨陣殺敵，衛國保種。故本年四月以後，力加整頓。劃全省爲五大軍區：瀋陽，新民，法庫，北鎮，黑山，錦縣，義縣，錦西，興城，綏中，彰武爲第一軍區；遼陽，海城，蓋平，復縣，營口，盤山，台安，遼中爲第二軍區；本溪，鳳城，安東，莊河，寬甸，岫巖，桓仁，通化，清源，新賓，安圖，柳河，臨江，長白，輯安，輝南，海龍，撫順，撫松，金川爲第三軍區；鐵嶺，開原，昌圖，梨樹，東豐，懷德，西豐，雙山爲第四軍區；康平，通遼，遼源，瞻榆，開通，鎮東，安廣，洮安，洮南，突泉爲第五軍區。每區設總指揮一名

，以專責成。並於會內設軍事委員會研究戰畧。而各路義勇軍亦重行編製，汰弱留強，期合貴精不貴多之旨。就原有五十四路，添編至六十四路，並將各路司令分別撤委。復鑒於各路軍距離較遠，交通不便，消息滯滯，影響於軍事甚大。置備無線電台，分發各軍區應用，以靈通消息，俾指臂有聯絡之助，傳令者無迂遠之苦。更嚴申犯律，使軍民切實合作，廣籌餉糈，使戰士衣食無憂，購置械彈，使有殺敵武器。其他安訂戰畧，充實後援，亦多所計劃

二 義勇軍之成分

義勇軍自組織以來，迭次與敵接觸，作游擊式的戰鬥，日軍受創頗鉅，遂百般誣蔑，目爲土匪；以欺騙我廣大民衆，使與義勇軍離心離德，斷其接濟，然後以兵殲滅。東三省境內無抵抗勢力，以便逐步施行其奴隸政策。詎知此爲國殺賊，爲民除害之義勇軍，固有由土匪化身者，但其大部爲平素最安分之良民，總籍貫有內省與外省之分，而不堪鐵路蹂躪，投袂以起，誓掃倭氛之志願則一。轉戰八月，堅苦卓絕，誠令人欽羨不已。茲將其成分，按調查

所得，分述如下：

(1)按地域區分 東北各地義勇軍，以本地人爲多，約佔百分之八十；其來自外鄉者，約佔百分之二十。

(2)按身分區分：

A 曾爲土匪者，約佔百分之二十。

B 因農村經濟破產而失業之農民，約佔百分之五十。

C 曾服兵役者，約佔百分之二十五。

D 激於義憤矢志救國之知識分子，約佔百分之五。

(3)按財產區分 義勇軍固以無財產者爲多，但擁有良田千頃，資金鉅萬，因不忍日寇之暴虐，毀家紓難，執干戈以衛社稷者，亦不在少數。前者約佔百分之八十，後者約佔百分之二十。

義勇軍成分甚繁複，而作戰時胆量極大，有擾亂破壞之經驗，槍準馬快，熟爛地勢。重義氣，富團結力，爲其優點。其中且有軍事人材爲之計劃一切，倘能充其餉械，予以相當訓練，則驅除倭虜，指日可期。

東北義勇軍概況

三 義勇軍之編制

義勇軍之編制原分旅團，支隊，與民團三種。以五六百人爲一團，團設團長；合二團或三團爲一旅，旅設旅長；更合二旅或三旅爲一路，路設司令，支隊則係獨立性質，不屬於某路統轄，人數約在千名以上。至民團因有地域限制，合數縣或數十村，成爲一集團，其人數多寡尤不相侔。此種編制，兵力厚薄，懸殊太甚，對於調遣作戰，頗感困難。本年四月經委員會決議，實行改編，劃遼寧全省爲五軍區，每軍區設一總指揮部，統轄各路及民團。總指揮部及各路司令部，所有組織，亦均由會具體規定，分別令行成立，以昭劃一。

四 義勇軍之械彈

義勇軍槍械皆取之於民，蓋東北素稱多匪，人民多藏槍械以資防守。九一八事變，萑苻四起，購買尤夥。義勇軍組織成立，各地人民紛紛投入，或持槍而來，或向民戶索取，遂皆成有槍之戰士。惟此等槍械，種類極雜，故購買子彈亦非易易。各路義軍除步槍外，間有迫擊砲，機關

槍，手榴彈等，但爲數甚微，終於事無濟。遼寧義勇軍刻在二十萬人以上，槍械約有十三萬枝，除均無槍，惟持大刀或札槍與敵衝鋒肉搏。其有槍者經數月累戰，子彈亦甚感缺乏，雖經本會多方設法，然已同杯水車薪。值此強敵披猖，義勇軍之械彈，實一大問題也。

五 義勇軍之餉精

本會經濟向由愛國志士慷慨捐助，無固定來源；而用途浩繁，因是益感拮据，義勇軍餉精無法籌措，其給養不得不取之人民。然成千整百之義勇軍，每過一村一邑，要食要宿，人民窮於應付，不免感受痛苦，因生恨怨，時起衝突。甚或勾引倭兵，陷害義軍，此種現象，至堪憂慮。使義軍能有充分之給養，對於地方百姓毫無擾擾，不獨人民於水深火熱中，減少一分痛苦，而軍民合作，必更切實，裨益抗日救國工作，實非淺鮮。第三軍區以前就地籌餉，尙不滋擾，但時經數月，糶掘已窮。第二軍區內人民痛恨倭虜殘暴，憂慮邦家淪亡，對於義勇軍，爲國犧牲，表示相當欽佩。多自動代籌給養，遠道餽送。義勇軍體念民生疾苦，均發給收據，登錄冊簿，擬俟將來失地收復，如

數給償。然關外食糧，因日方收買，胡匪搶奪，甚感缺乏，人民自給不足，無力供養義勇軍。爲今之計，全國上下，當同心協力，廣籌餉精，不使殘倭戰士，枵腹執戈，長期抵抗，其庶幾乎！

六 義勇軍之紀律

義勇軍流品極雜，未經相當訓練，兼無餉精，衣食不周，向百姓迫索，舉動逸出軌範，跡近騷擾，實在無可諱言，本會洞悉此中弊害，三令五申，嚴加詰誡，並製定獎懲條例，頒發各軍，責就長官，切實訓練。數月以來，成績頗佳。對於地方，秋毫不犯，博得民衆好感。如鄧鐵梅等部到處勦滅胡匪，爲民除害，僞警備旅長李壽山到鳳城時，百姓泣述謂：「吾儕無鄧公地方皆糜亂矣」。李頗驚訝，謂鄧軍紀律，勝於正式有薪餉之軍隊。可見義勇軍非盡無紀律，其誣誣義勇軍紀律太壞者，或不明真相，人云亦云；或搆無爲有，引小作大；妄信日人之宣傳，不顧切身之利害，誠寒志士之心，而影響於救國工作也。

七 義勇軍之後援

義勇軍在前方與敵搏鬥，固能奮不顧身；但械彈之補

充，餉精之籌措，均有賴於後方應援。自客歲迄今，一切經濟，皆由國內志士捐助，惟過於零星，緩急不濟。且義軍日見加多，費款動則巨萬，倘不謀根本辦法，以圖一勞永逸，則必難竟一篑之功。京滬各團體有鑒及此，乃紛紛組織後援會，廣募義款，以充械彈之需。國內外同胞聞風響應，踴躍輸將，義軍從此不至為經濟所困，而得一意殺敵也。

八 義勇軍之冒濫

東北事變以後，政失中心，群盜如毛，殺燒劫掠，地方糜亂已極。惟此輩不少義烈分子，觀倭寇橫暴，則怒目橫眉，誓除醜類；於是舍其綠林生活，率統部屬，加入義勇軍，從事抗日工作，如項忠義等，甘為國家効勞，其志不無可取。然敵方或無知之民衆，則固仍名為胡匪也。更有以燒殺劫掠，以快一己之慾，毫無國家觀念，而標竊義勇軍名義，以混淆觀聽，欺騙百姓，污我神聖之軍譽者亦復不少。本會三令五申，嚴整紀律，並令在駐防區域以餘力剿匪，藉蘇民困。力謀軍民合作，共逐倭虜，今後可不中敵人中傷之詭計矣。

東北義勇軍概況

九 義勇軍之效果

日本進佔東北，為我國空前之奇耻，舉世未有之大辱，凡屬血氣，均應一致効死，以圖洩雪，義勇軍痛山河破碎，民族垂亡，不畏強暴，不甘屈服，乃揭竿而起，憑其血肉，以當硝烟；前仆後繼，再接再厲，洵為中華民族之殊榮。其於重重壓迫之下，力謀自衛，不稍或懈，尤足以救正世界觀聽，而與折衝樽俎之外交家以莫大助力。抑有進者，日本果不悔悟，則我收復失地，志在必行，勢將以兵戎相見。此二十萬義勇軍，深入敵陣，從事破壞擾亂，以策應正式軍隊，其成功必能迅速。即使我政府始終迷信國聯盟約，仍不作積極對抗，則義勇軍本身活動，亦足予日閔以懲戒。其侵略陰謀，或不至逐步而施。退一步言之，義勇軍之活動不能輔助外交，不能輔助國軍，且不能阻止日閔侵略，但中華民族不可污，併吞滿蒙不可能，世界人士，亦必得相當印象。而處於水火熱之東北民衆，望切雲霓，觀此義軍奮鬥，必至精神奮發，下最後決心，共起抗日，四百萬方里土地，不致為倭虜攫取以去，由此觀之，我為國為民之義勇軍，對於收復東北，直接間接，有莫大之影響，誠未可漠然視之也。

十 義勇軍之戰蹟

瀋變發生以後，本會即組織義勇軍與敵決鬥。關東健兒，慷慨請纓赴國難者，日有增加。東北四百萬方里土地，到處有義軍足跡。爲時十月，不少戰功。惟以消息不靈，稽考殊難，未舉全豹，以示國人。茲編所錄，要不過百分之一，殊爲遺憾耳！

十二月十五日 第四路司令耿繼周，率部在新民縣與日軍相遇，激戰數小時。夜間入城，斃敵八十餘名，我軍傷亡官兵二十餘名，獲步槍六十七枝，手提式機關槍二架，子彈五千餘粒。

十二月二十一日 日軍先鋒隊二百餘名，由羊圈子經虹螺峴，向錦西前進。被我二十二路義勇軍迎頭痛擊，死傷大半，餘均潰逃。共獲步槍二百餘枝，鋼砲二門，機關槍六挺。

十二月二十二日 興城以東日軍，被義勇軍截斷聯絡，入夜向城內進攻。日軍艦發砲威脅，掩護路戰隊增援，向我攻擊，以故苦戰終夜，未得破城。明日敵方海陸空一齊動作，陷入混戰狀態，沙後所，白廟子均被我軍奪回，興城仍危急。

十二月二十二日 日軍三路大舉西進。南自營口北至通遼，延長千餘里。除我義勇軍外，駐防正式軍隊甚少。日軍藉勦匪之名，冀驅逐各路義勇軍，是日營口方面日兵開到五千名，又於南滿線開來騎砲兵各一聯隊，由海城縣下車，在厲家窩堡與我第十八路裴司令所部之義勇軍接戰。同時駐盤山之義勇軍第二路項司令，亦聞訊往援。日軍又由營口新到步兵二千名，携野砲三十門，猛烈轟擊我沙嶺鎮之第四路正面。經義勇軍死力抵抗，日軍敗退。是役奪其大砲十一門，步槍百餘枝，大車三十餘輛。

十二月二十二日 十九路司令徐文海，與日軍兩個聯隊在安奉路沿線激戰數次，卒將鷄冠山車庫佔領，燒機車二十餘輛，並將附近之鐵道拆毀數段。

至夜十九路副司令鄧鐵梅，率義勇軍百餘名，攻入鳳

城，殺敵數十名，得機關槍二架，步槍二十餘枝。又總隊長劉自強，將安奉線五龍背佔領，殺敵數十餘名，得機關槍一架，步槍十餘枝。

十二月二十三日 多門師團長率所部與瀋陽以北之支隊聯合大舉西進，遼河之風雲頓形緊張。我義勇軍十二路姜司令率部迎頭痛擊，激戰一晝夜，互有傷亡。次日日軍增加至兩旅團之多，由亮中橋，蘇路台，石佛寺直搗法庫，取三面包圍形勢。於午前十時許增加飛機十七架，迴翔甚低，以機關槍掃射，並擲炸彈五十三枚，激戰二日夜，我軍傷亡二百餘名，日兵死傷尤多。同日通遼第八路蔣司令與日軍一千二百餘名，飛機八架，在錢家店附近激戰。敵以飛機轟炸，我軍傷亡甚衆。

十二月二十四日 日軍又由營口開來萬餘名，渡河西進，在田莊台東方魏家溝地方與我義勇軍第二路項司令發生激戰。旋有日軍騎兵二千名繞至鐵道左側，向我軍側面攻擊，援助其正面步兵前進。我軍恐被圍，退回田莊台車站，日軍援兵又由馬坨子渡河北進，達到田莊台附近。携有野砲二十餘門，向田莊台猛烈轟擊，商民房屋全被毀壞，義勇軍傷亡五百餘名。血戰兩晝夜，卒因彈藥缺乏，衆

東北義勇軍概況

寡不敵，暫時離開原地。

十二月二十五日 第六路司令袁佐唐部騎兵八百餘名，與日軍千餘名在遼陽縣唐家寨接觸，相持二晝夜。斃敵四十餘名，并破壞其汽車二輛，我軍陣亡官兵十四名。

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庫方面日人增加援隊萬餘名，飛機十餘架，擲炸彈四十枚。義勇軍死力抵抗，互有傷亡，嗣因彈盡援絕，乃向法庫西方之五台子撤退。

十二月二十六日 日軍伊藤少佐，指揮其部隊向田莊台以北挺進。我義勇軍聞訊潛伏村落間，日軍猝不及防，被我包圍，日兵七十餘名全數覆沒，槍械輜重均行被獲。

十二月二十七日 日本騎兵八百餘名帶載重汽車三十輛，載步兵約二百四十名，繞往大窪車站南方，與我義勇軍相遇，混戰三小時，我軍奮勇殺敵日軍稍退。於午後一時日軍唐克車十餘輛，每輛載機關槍兩架，向我軍猛烈掃射，義勇軍以器械不良，敵方砲火甚盛，遂退出大窪車站。

本日我左翼義勇軍乘日軍攻陷大窪之際，遂向田莊台施行夜間襲擊，日軍大敗，異常狼狽，大窪之日軍亦皆退去，田莊台遂完全克復。是役我軍傷亡百餘名，日軍傷亡二百餘名，俘虜四十八名。

十二月二十八日 掃曉敵人之先鋒騎兵聯隊一千餘名，並帶英國新式輕便甲車二十輛，每輛裝置機關槍兩挺，向我軍左翼陣地大高力房及宋家堡等處猛烈進攻。我軍與之拚死抵抗，日軍遂不得前進。

二月二十八日 日飛機及鐵甲車由營口進攻田莊台，我第一路第一支隊與第二路聯合，與敵對抗，殺敵五名。

十二月二十九日 日軍因情勢緊急，多門師團長將其主力部隊集中右翼，作反攻田莊台大窪之準備。同時駐遼陽海城之軍隊，均奉令出發，兒玉參謀長抽調駐朝鮮師團加入關東軍。

十二月二十九日 二十二路司令齊憲廷，偕同三十四路司令劉春起，由連山北經錦西至拉有屯前山一帶，與日軍迎戰，至三時許，日軍潰退。敵聯隊長一名，士兵八十餘名，擊落飛機兩架，獲步槍一百零七枝，輕迫擊砲三門，機關槍兩挺，我軍與民團傷亡二百餘名。

十二月二十九日 第六路司令袁佐唐部千餘名，與日軍二千在遼中縣代家房子接觸，激戰一晝夜，斃敵五十餘名，俘虜五名，我軍傷亡十餘名。

十二月二十九日 日鐵甲車一列，步騎千餘名，飛機

數架，由新民出發，向厲家窩堡進攻，我中山號鐵甲車與我義勇軍第一路第三團盡力抵抗，激戰終日，未分勝負，旋因盤山失守，乃退至溝帮子。

十二月三十日 日軍以飛機鐵甲車掩護騎兵隊，由新民前進，在白旗堡與我義勇軍第四路耿司令所部發生激戰。午前九時以飛機十架向我軍擲炸彈四十餘枚，同時打虎山北發現日本騎兵二千名，猛撲打虎山。第一路義勇軍司令馮亞超，率所部馳往迎堵，激戰兩晝夜，我軍士氣甚壯。惟敵以唐克飛機之利器掃射爆炸，勢極猛烈，鐵路電線均被毀壞，我軍傷亡三百名，盤山縣城遂被敵人佔領。

十二月三十日 日飛機五架，騎兵千餘名，鐵甲車二列，來攻大窪，將我第一路第一支隊包圍。梁支隊長率敢死隊百二十名，與敵肉搏，奪獲機關槍一架，斃其士兵八十餘名。格鬥六小時，因彈盡長絕，全隊覆沒，梁支隊長亦飲彈陣亡。

十二月三十日 日軍鐵甲車兩列，兵車九列，載重車二十餘輛，騎兵百餘名，步兵二百餘名，沿北寧路西進，到達白旗堡車站，向我第四路司令部猛烈射擊。我軍應戰，達二小時，另分一隊，繞敵後方，炸毀柳河溝橋梁，斷

其歸路，日軍遂開至饒陽河。我軍陣亡三名，日軍傷亡十餘名。

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四路司令耿繼周，選派精銳二百餘名，夜間襲擊白旗堡車站，該站有日軍百餘名，我軍潛至敵營，猛烈攻擊，後來援隊始出，遺棄戰利品甚多。敵死五六名。

十二月三十一日 日人乘北寧路線正式軍隊撤退之際，即以鐵甲車唐克車飛機及步騎各軍，同時並進，希圖一鼓將榆關以東佔據。警務處長黃顯聲見形勢危急，遂令熊飛急赴前線指揮各路義勇軍，與日軍死戰，以希博最後之勝利，掩護正式軍隊撤退之安全。在溝幫子大凌河間，短兵相接，血肉橫飛，轉戰三晝夜，死傷山積。日本嘉村旅團，天野旅團均被擊退。斯役我軍陣亡少校隊長以下四百五十餘名，雖傷亡甚衆，而日軍之損失，亦大爲之震悼。

一月一日 日軍集中騎砲各隊，經豐樂鎮衝入大凌河側背。將我各路義勇軍之聯絡斷絕，不能與大凌河之義勇軍互相應援。遂令熊總指揮率精兵八百名，向溝幫子挺進，作最後之孤注。並令遼寧警務處直轄騎兵第三總隊，由錦縣前進，死守大凌河西岸。復電駐前所警務處騎兵第一

東北義勇軍概況

總隊，兼程並進。日軍亦增村島村井二旅團。及飛機三十架，在許家屯一帶發生激烈戰事。我軍雖彈藥罄竭，乞援無應，而官兵用命，以一當百，擊斃敵軍大佐二大尉二，華人偵探一，士兵三百七十餘名，得槍二百餘枝。

同時第四路司令耿繼周部，在白旗堡南蓮花泡南二十里，與敵激戰三小時，殺敵五十餘名，得機關槍一架，步槍四十餘枝。

一月一日 第一路司令馮亞超，率特務團潛抵打虎山南四台子村，與第二路某團聯合。於二日晚十時潛至車站，敵在車上宿營，我特團申營長首先進站，將敵衛隊二名刺死，登車奪取大槍七枝，敵始發覺。相互射擊亘二小時之久，敵死士兵十二名，我軍無傷亡。

一月二日 日軍在打虎山車站刺殺我良民三十六名，第一路軍大奮，適孫玉率衆千餘名進攻打虎山，遂取聯斃，晚十一時發生巷戰。亘三小時，斃敵三十餘名，內有大尉中山一郎一名，我軍傷二名亡一名。

一月二日 第三十七路杜成棟部，在阜新縣與日軍二百餘名接觸，分路夾攻，斃敵四十餘名。

一月二日 第二十路司令金子明，率部二千人，與日

軍第五師團激戰，斃敵二十餘名。

一月二日 在錦縣東四五里，南至海，北至醫巫閭山之線，與敵人迎頭之三支隊混戰兩晝夜，雙方損失極巨。

一月四日 早一點始退出錦州，擬將敵人引至錦西亂山之中而擊之。

一月五日 敵人步騎砲兵合二千餘名，飛機十二架，向虹螺峴追擊。因風霧而飛機失效，山路崎嶇，行動不便，卒被我軍包圍，痛擊於亂山之中。敵方之聯隊長古賀大佐陣亡，全軍逃出三十餘人，因地勢關係，我軍傷亡甚輕。

一月五日 第六路司令袁佐唐部六百餘名，與日軍千名在海城縣高坨子一帶接觸，相持一晝夜，斃敵三十餘名，我軍被飛機炸傷九名。

一月五日 第七路司令國強，率部在昌圖縣關溝與日第五師團接觸。戰至二小時，斃敵八名，獲步槍八枝，子彈五百發，馬五匹。

一月五日 日騎八十餘名，鐵甲車一列，由黑山縣城出發，向八道壕進攻。我軍在縣西秦屯鐵道附近，出敵不意，迎頭痛擊。斃敵八名，獲馬五匹，三八式馬槍七枝，

我軍無傷亡。

一月十日 第六路司令袁佐唐部，騎兵五百餘名，與日軍在遼中縣北冷子堡一帶接觸。激戰一日，斃敵四十餘名，我軍傷亡十餘名。

一月十二日 第一路副司令王顯庭，命韓榮九率衆破壞八道壕南端鐵道，復命第五團長孫九坤破壞八道壕北端鐵道，自率精兵將八道壕包圍，敵力不敵，拋機關槍二架逃走，乃向新立屯求援。鐵甲車二輛，頃刻即到。以大砲機關槍向我軍背後射擊，不得已乃退却。是役我軍陣亡連長一名，兵六名，傷八名，斃敵三十餘名。

一月十四日 日軍宮崎部，向我義勇軍大舉襲擊，血戰良久，因敵方砲火猛烈，我軍彈藥不繼，遂行退却。

一月十四日 新民附近義軍勇，向縣城大肆襲擊，日軍出而應戰。相持良久，終以寡衆不敵，不得已撤退。

一月十五日 依田旅團以主方向我義勇軍壓迫，深入五頂山附近。我義勇軍抄其後路，肉搏五小時，敵損傷頗鉅，倉卒退錦西。

一月十六日 義勇軍與日軍在新台門激戰終日。另一部由大窩溝，暖池塘，紅螺峴，猛撲錦西，抄獲輜重甚多。

一月十六日 日軍開赴開魯，打通綏義勇軍乘時阻擊，損失頗鉅。

一月十六日 日軍分三路侵熱，以村井旅團爲主力，由新立屯入阜新，向新邱展進，被我義勇軍擊退。鈴木旅騎兵連，及飛行隊加入作戰，因地勢不熟，未得勝利。

一月二十日 安奉綏義勇軍在鳳凰城，鷄冠山，與日軍接觸，日軍以飛機轟炸，傷亡甚衆。

一月二十日 朝陽寺一部日本騎兵，被我義勇軍擊退。義勇軍即向綏中進展，與綏附近有激戰，興城被攻破。

一月二十日 日軍沿錦朝線（錦州至朝陽）與錦大線（錦州至大窩溝）前進，我義勇軍迎頭痛擊，血戰半日，傷亡甚衆。敵以飛機轟炸，燬壞甚鉅。是役日軍陣亡聯隊長一名，覆滅一輜重隊。

一月二十日 第六路司令袁佐唐部千餘名，與日軍千五百名在遼陽與遼中之間接觸。相持三晝夜，斃敵百餘名，俘虜十一名，破壞其汽車三輛，我軍傷亡四十餘名。

一月二十日 義勇軍在興城，錦州集合，夜晚突襲連山日軍，遂佔領該地。奪獲槍械甚多，殺敵亦衆。錦州日

東北義勇軍概況

本室師團部得訊，急調兵一營，以甲車掩護，向義勇軍猛烈砲擊，并用機關槍掃射。義軍軍恐被包圍，退至韓家溝。但日軍仍向城內轟擊，砲聲徹夜不絕，韓家溝鐵橋及鐵路，均被我義勇軍破壞。

一月二十一日 義勇軍將興城縣韓家溝鐵道拆毀，日方派重兵扼守，趕速修復。明日拂曉義勇軍復由遼熱交界點衝出，分向興城襲擊，并不施破壞。連戰皆捷，占領韓家溝，白廟子各地。同時紅螺峴方面，我義勇軍起而響應，向高橋，營盤夾擊，斷日軍後路，綏中，興城，錦州間日軍電信不通。正午錦州大批飛機分出助戰，向我義勇軍爆發，連山灣，葫蘆島海軍陸戰隊登岸應援，端山鐵道大隊奉命急向錦州以西前進，下午五時興城戰事極激烈，雙方死亡甚衆。

一月二十四日 義勇軍在興城苦戰三晝夜，因日方以陸海空三面壓迫，力竭聲嘶，彈藥告罄，不得已退至鐵道線外，在附近山谷中散伏，待機再起。

一月二十五日 第六路司令袁佐唐部一千餘名，與日軍在遼中縣小北河接觸敵飛機坦克車齊來，相持二晝夜，敵死傷未詳，我軍傷亡二十餘名。

一月二十六日 張海天部二千人，將牛莊城日軍擊退，佔領該鎮。

一月二十六日 第二十八路司令鄧鐵梅部五百人，向鳳城車站進攻，敵軍警應戰，不支而退，鳳城遂被我佔領。是役斃敵數十名，獲機關槍二架，迫擊砲一尊。高麗門，張家堡子，鷄冠山，四台子鐵橋均被鄧部破壞，安奉車不通。

一月二十六日 義勇軍萬餘人，取游擊方式與日軍三旅團并附飛機隊，在大虎山溝帮子等處激戰。錦州以西之日軍因調往應援，兵力反呈薄弱。義勇軍乘虛而進，以三面攻錦西縣，後以大部日軍開到，陸空壓迫過劇，始退。

一月二十七日 義勇軍八十名，襲擊安奉線高麗門驛。四面包圍，日本守備隊與警察出而應戰，良久義勇軍始退。

一月二十七日 錦西少數日軍，被我義勇軍三路包圍，相持一晝夜，敵向陳家屯潰退，我軍遂克復錦西，向錦州進攻。日軍沿鐵道線堅守，大虎山，溝帮子，義縣三路重兵，齊向北鎮縣義勇軍總攻。大部義勇軍誓死抵抗，結果由醫巫闕山衝出，截斷日軍左右兩翼，擊退正面之嘉村

旅，克復北鎮縣。

一月二十七日 第四路義勇軍司令耿繼周，率兵二團，佔領新民。西路總指揮孫國儒率二千人，亦將日軍陣地衝破，乘勝佔領綏中。前敵總指揮張海天率一萬三千人，在牛莊與日軍四百名激戰，肉搏數次，日軍不支，向東退，俘虜二百人。其退回營口者僅百餘人。是役獲平射砲二尊，輕機關槍四挺，輜重無算。

一月二十七日 義勇軍千餘名，襲敵打通線入道湖附近之團屯，謀炸燬鐵路，日本守備隊前往攻擊，因人數較少，被義勇軍擊退。

一月二十八日 日軍砲步騎聯隊猛攻大窪，我義勇軍向田莊台試行黑夜襲擊，日軍不支，紛紛敗退，田莊台遂為我義勇軍佔領，并向營口前進。

一月二十八日 我義勇軍二千餘名，襲擊盤山日軍陣地。日軍不支潰退。當獲野砲七門，山砲四門，砲彈千餘發。義勇軍遂電錦調砲科學生四人，即以日砲克復盤山。

一月二十九日 第七路司令國強，率部在昌圖車站，與日軍激戰，達一小時。斃敵六名，獲槍六枝，子彈四百

餘粒。

一月二十九日 義勇軍佔田莊台，敵多門師團以全力反攻，戰三小時，我軍堅守陣地，日軍傷亡甚衆，運回營口，絡繹不絕。

一月三十日 第二十路金子明部五百餘名，於新民縣魚鱗堡子與日軍四十餘名激戰數小時，敵不能支，實行退却。我義勇軍追擊，將其全數殲滅，無一生還。並獲裝甲車一輛，步槍四十餘枝，戰刀一柄，子彈千餘發。

一月三十一日 日迭攻醫巫閭山不破，舉火焚山麓。義勇軍深避不出，日軍亦不敢入。大葦塘義勇軍乘機活動，室師團抽調嘉村，依田兩部隊以重砲掩護，向葦塘取包圍形勢，戰鬥頗劇烈。

二月二日 遼南司令李靜塵于明甲，派前敵總指揮張海天，率部千餘名，進擊沙嶺。(遼陽縣境)事先派遣精銳潛伏黃沙坨，以便臨時策應。夜半我軍行抵沙嶺村外，日警戒兵畏寒輕敵，棄槍於地，燔柴取暖，因捕殺之。分兵突入，四面合圍，敵震撼不知所措。擲槍投械，哭聲動屋瓦，遂俯首就擒。是役敵死大佐一名，少佐大尉等六名，士兵二百餘名，俘虜巡捕八名。獲機槍兩挺，子彈百粒，

東北義勇軍概況

鋼砲一門，砲彈二十餘發，步槍二百餘枝，子彈數萬粒。

二月三日 我軍退出通遼，該城被日軍完全佔領。第八路義勇軍迎頭痛擊，明日與日軍主力步兵二千四百名，飛機四架，甲車兩輛，正式接觸，雙方死亡甚衆。

二月四日 義勇軍將新立屯，彰武間鐵道拆毀數段，乃分路進襲。敵鐵甲車一列，被擊阻於泡子，相持至破曉，乃用平射砲及機關槍射擊。俟敵大部援軍到，我義勇軍始退。

二月四日 義勇軍第二十二路由虹螺山對岸向日軍端山鐵道大隊攻擊。該隊旋向錦州撤退，未幾來日機八架轟轟我義勇軍。

二月七日 第一路義勇軍將打虎山敵人擊退，斃敵四十二名，獲步槍十八枝，我軍傷亡三十餘名。

二月七日 第五路義勇軍擊下敵飛機一架，擄司機二名，第四路擊落敵飛機一架。

二月八日 第二十路司令金子明部二百餘名，在新民縣五區王三虎屯，突被日軍及偽軍七百餘名襲擊，倉皇應戰，終以衆寡不敵而退却。計我軍傷亡士兵十餘名。

二月九日 第五路義勇軍擊落敵機一架，斃司機二名

，第四路義勇軍擊落飛機一架，人機均燒壞。

二月十日 錦西日軍被我義勇軍耿繼周部重重包圍，室師團雖到，無法突入。敵軍戰死甚多，錦州敵機悉數飛紅螺峴轟炸。

二月十日 義勇軍拆毀打虎山鐵路，日兵車一列出軌，損傷甚鉅，新民日軍全部出動。

二月十一日 義勇軍在新立屯附近，大敗日軍，村井旅團，損失甚重。計死軍官二名，士兵三十餘名。最後一部破圍而出，向打虎山逃遁。

二月十二日 義勇軍五千名，在新立屯附近，與日軍激戰，日軍損失殆盡。派生力軍往援，計步兵一小隊，工兵一組，夜間被我義勇軍猛擊，陣亡軍官四名，兵二千名，餘大半受傷。其未負傷之十名，據八道河電廠抗拒，義勇軍迫近，將該廠炸毀。

二月十二日 第四路司令耿繼周，率部千人克復打虎山，日軍實師團死傷百數十名，餘向溝帮子潰退。北寧沿線遺棄槍械甚多。

二月十二日 義勇軍與日軍交戰於錦西，日軍敗退，向興城方面潰逃。

二月十三日 日軍依田旅團主力部隊，以飛機掩護，攻我錦西縣城。正在縱火之際，其松尾輜重隊，突被義勇軍包圍，迎頭痛擊，獲彈藥極多。敵因恐接濟斷絕，退出錦西縣城。

二月十三日 日軍室師團主力以空軍掩護，向義縣我軍猛烈襲擊，我義勇軍死力防守，在城南泥家子築有戰溝，激戰二小時，敵來坦克車二部，我軍始撤退。

二月十三日 義勇軍在新民以北，與鈴木、村井兩旅團。日軍以飛機壓迫，我軍奮勇抵抗，傷亡甚衆。

二月十三日 義勇軍在黑山一帶與鈴木旅團及村島師團苦戰二晝夜，於今日佔領打虎山，敵死傷百餘名，向饒陽河撤退。

二月十三日 日方調張海鵬遊部兩旅，開至彰武縣，并迫該縣保衛團千餘人，向我第二十路進擊，激戰八小時，斃敵二百餘名，我軍傷亡三十餘名。後因衆寡不敵，子彈不繼，遂行退却。

二月十八日 義勇軍在莊家屯與敵近衛輜重大隊苦戰終日，截獲糧秣子彈無算，該隊全部覆沒。新立屯附近日軍嘉村鈴木兩旅團，又向我義勇軍襲擊，敵損失甚衆，遂撤

回錦州。

二月二十一日 第二十八路司令鄧鐵梅，率部五百人襲擊鳳城。日軍出而應戰，亘五小時之久，斃敵五十三名，獲步槍三十八枝，擒敵百餘名。

二月二十二日 第二十路義勇軍金子明部，第二支隊在本溪縣南沿鐵路之王家窩棚村，與日某守備隊相遇，雙方當即開槍射擊，當場擊斃日兵二名，激戰二小時日軍不支退却，該軍乘勝追擊，奪獲步槍五支。

二月二十四日 營溝沿線義勇軍，在盤山南與多門部隊作戰，頗為激烈，雙方互有損傷。

二月二十五日 新台門東十餘里，護現日軍三百名，第四十八路司令鄭桂林，率部進擊。六時許雙方開始戰鬥，敵漸不支，退入民宅，以機關槍掃射。我軍取包圍形勢，斃敵十餘名，隊長張蔭庭負重傷。

二月二十六日 北鎮義勇軍千餘名，抄襲嘉村部隊，敵傷死甚衆。

二月二十六日日飛機三架，自錦州飛至新台門，偵察第四十八路動作。投擲炸彈，并以機關槍掃射。日步軍三百名，發炮二百響，突出我軍重圍。陳統帶抽調英銳，

東北義勇軍概況

前行追擊，距樓房十餘華里，敵錦西援軍已到，向我反攻，我軍遂與敵開，配置妥當，盡力抵抗，戰鬥非常激烈。敵於夜間退却，被擊斃二十餘名，獲三八步槍十餘枝，迫擊砲彈三百餘發，我軍僅負傷二名。

二月二十七日 第三十五路李春元，在鳳城縣紅旗街村，與日兵聯隊約二百名接觸，日兵計有鋼甲車五輛，機關槍四架，迫擊砲三門，雙方當即開始射擊，至該日晚十二時，日軍不支敗退。是役計擊斃日兵六十餘名，獲鋼甲車二輛，輕機關槍一架，三八式槍十四枝子彈三千餘粒，日旗三面，軍事詳圖一幅，及其他戰具多種。次日又日兵五百餘名，仍在原處接觸，至當晚七時日兵始退，又擊斃日人十餘名，惟我方陣亡第三營營長李傑三一名，軍士十餘名，受傷者二十名。

二月二十八日 日軍進攻田莊台，與我十九旅戰鬥甚烈。第二路義勇軍於該晚向營口推進，日軍誓死抗拒，雙方傷亡甚衆。

二月廿九日 第四路義勇軍在駐興城新台門下邊村界某山頂，與日人所委之偽錦西興城二縣剿匪司令程興遠部，及日兵一百餘名接觸。敵有迫擊砲二門，機關槍二架，

雙方當即射擊，激戰至午夜，義勇軍二名，冒出重圍，突下山焚日兵所佔領之草房，全路義勇軍即以火光為目標，施以猛烈之攻擊，至天明時，日兵立即撤退二十餘里，次日上午八時，又來日兵二百餘人，携大砲四門，義勇軍當即正面撤退，惟二山頂上俱伏精兵千餘名，誘日兵深入山溝，（地名小魚溝）伏兵俱起，激戰四小時，日兵不支敗退。二次作戰，計斃日兵六十三名，獲機關槍一架，三八式步槍三十六枝義勇軍僅陣亡，韓國棟等二名，負傷者四名。

三月一日 第十三路石磐府第一隊，在綏中北寬邦界，與日軍某聯隊，發生激戰。義勇軍因子彈關係，勢漸不支，值該軍第二隊援軍五百餘名續到，遂將日兵擊退，此役計獲步槍十餘枝，子彈二千餘粒。

三月二日 第四路司令耿繼周，趁日本駐新民縣某聯隊赴巨流河調防時，全軍萬餘人突在鐵道兩旁取包圍形勢，開槍痛擊。日兵車急馳得脫，死傷不明。當晚七時許，突來日兵三百餘名，在楊樹子村與義勇軍千餘人接觸，戰半小時，雙方各有死傷。繼到大部義勇軍襲抄後路，日兵散潰，二十餘名被圍，已全部解決。

三月三日 義勇軍將錦西縣佔領，黑山大凌河各處義勇軍，與敵激戰五六日，斃敵聯隊長一名，士兵四五百名。

三月四日 敵軍主力步隊約二千人，四百五十馬力飛機四架，鐵甲車兩輛，與我義勇軍正式接觸。敵機共擲彈四十餘枚，傷民三十四名，義勇軍二十四名。

三月四日 第十七路義勇軍襲擊綏中縣，戰鬥頗烈。

三月七日 第一路義勇軍在打虎山將敵擊退，斃敵四十二名，獲步槍十八枝，我方陣亡官長一名，士兵傷亡三十一名，擊壞敵鐵甲車一輛。

三月九日 義勇軍攻打瀋陽城，自滿洲偽國家成立時，瀋陽各商號及各住戶，懸掛新偽國旗慶祝，同時日本警察憲兵警備甚嚴。當日夜十時，崔金山部義勇軍數百名，由大北邊門進攻，至大北城門，北關之十一分局與五分局完全被繳械，並擊死偽警察四名，日憲兵七名，受傷數名。全城秩序大亂，商戶停業。自上午七時起，南滿站日兵與義勇軍開戰，砲火一日未斷。同時大小南關及大北關亦烈火燄天，燃燒未停。當義勇軍進北邊門，軍旗引路，秩序整齊，精神甚佳。此次義勇軍攻城時，大獲勝利，除擊斃

日軍數名擄去十餘名外，計得獲步槍三十餘枝，機關槍四架，載重車三輛，小汽車一輛，電氣自行車二輛。

三月十三日 第三十二路義勇軍張常在及金秉德部，進攻新民。即與日兵衝突，戰鬥甚劇烈。結果日軍退却，義勇軍大獲勝利，擊斃日軍二名，傷數名，惟義勇軍以子彈不足，未加深追，故倭奴始得逃走。

三月十四日 第三路義勇軍司令方向學，率該軍在台安縣黃家窩堡，與日軍發生衝突。日兵二十餘名，全數被包圍，無一逃生者。故該路義勇軍大獲全勝，得槍械馬匹甚多。

三月十七日 第四十八路司令鄭桂林，率部由橫河子前進至大台子，向綏中車站攻擊。二時開始戰鬥，至三小時，將敵擊退，佔領車站。殺敵三十餘名，我軍陣亡七名，負傷二名。

四月九日 第四十八路鄭桂林部，在鮑莊子與日軍接觸，激戰一晝夜，因彈藥缺乏而退。是役斃敵五十餘人，獲步槍二十餘枝，我方傷亡三十餘人。

四月十日 第四十八路及第十三路合攻綏中，苦戰兩晝夜，將日軍擊退。日軍携鋼砲三門，正欲由紗帽山逃往

綏中，被第十三路二團二營朱祖和部迎擊，盡數斃命，鋼砲及步槍均被獲。

四月十六日 第三十二路第七支隊第三中隊張爾儻隊長，派工兵隊長鄧奇率部，轟炸偽奉山路。至雙羊店與日軍十一聯隊接觸，發生激戰，達四小時。我軍因子彈缺乏，退却。計我方被捕者九人，傷十一名，死二十七名，日軍死五人，被捕者一名。

四月十七日 小凌河入海西北三十里地方，發現日軍六百餘名，及于芷山軍隊三百餘名。第三十二路第七支隊第三中隊長張爾儻，調第一第二兩大隊，及重槍中隊應戰。隔河相持二小時，敵旋退。我軍追逐，突來汽車二十三輛，上戴機關槍，盡力掃射，我軍乃退守小凌河，敵復來被我軍慘擊，死傷甚衆。

四月二十一日 第三軍區總指揮唐聚五在桓仁督師，電桓仁，通化，寬甸，輯安，臨江，長白，撫松，安圖，金川，輝南，柳河，新賓，岫巖，莊河等十四縣，一律懸青天白日旗；並張貼安民布告，通電全國。日本派警察二百六十四名，自山城鎮赴通化，以保護領事僑民爲名，實行進攻。甫抵橫道河子，被孫秀岩部包圍，一鼓擊潰。自

是屢欲前進，卒未得逞。住通化日領及韓僑經交涉結果，由義勇軍護送出境。日方復派于芷山率兵三團，分三路進攻：一路出清源，一路出趙家溝，一路出營盤站，並以日本顧問大冢農普策劃一切，齊向新賓挺進。當由張維東李春潤郭景珊王彤軒各部義勇軍出擊，至永陵地方相遇，激戰四晝夜，日顧問陣亡，于軍紛紛反正，不支而退，奪獲步槍二百十六枝，機關槍二架。

四月二十三日 救國軍與第三軍區孫神出部，率眾二千餘名在柳河縣境二道溝一帶，與于芷山逆部開戰，達六小時，結果我軍勝利。是役計斃敵百三十餘人，擒四十二名，傷者不知數。獲步槍五十六枝，手槍八枝，戰馬三十四匹，我軍死四名，傷六名。

四月二十七日 第十四路司令那景春，派吳兆磐大隊長率精兵進攻瀋陽車站，偽警與日軍出擊，彈下如雨，不得已乃退，將軍草廠存草，全數燃燒，并將南滿路電柱割斷十八根。

五月二日 第三軍區第六路司令李春潤，統率所部於新開嶺地方，與敵接觸，沉着應戰，相持三晝夜。後因數大部援軍開到，乃退至桓仁縣二戶來地方。是役計斃敵官

員四名，兵士二百餘名。

五月七日 第十四路司令那景春派第一大隊江隊長，率領士兵在瀋北文官屯南，將南滿路鐵橋炸毀，日本守備隊出動，激戰數小時尙無傷亡。

五月八日 第三軍區第六路司令李春潤部，將柳河縣完全佔領，由通化逃出之日僑及椽木台子警官隊因歸路被截斷，無法移動，同時山城鎮亦陷於危境，日軍會同于芷山逆部來襲，被我軍擊退。

五月十日 第四十八路司令鄭桂林，率部由綏中縣劉把屯出發，襲取前衛。行抵東長莊子村，聞有砲聲，據報日軍在四方台九門台等村搜索民槍，轟擊白長莊子村。鄭司令乃命隊伍進三山營村，及至該村西北方，發現敵騎兵與砲兵三百餘名。當將所部配置完畢，正午開火，敵全部被圍。我將士奮不顧身，敵漸不能支持，乃退入村莊，藉圖掩蔽。復用機關槍，大砲轟擊。下午六時許，敵援軍六百餘名，自前衛下車，由東南猛攻，始得解圍。是役斃敵百餘名，奪軍旗一面，三八步槍九十一枝，子彈萬餘發，馬兩匹，我軍傷亡五十餘名。

五月十三日 第三十八路司令吳寶峯，與遼南前敵總

指揮張海天部，於南滿路鞍山車站，利用廟會機會，向日軍進攻，由當地獨立守備隊偕同偽自衛團出而應敵。激戰半日，敵不支而退。斃守備隊長小澤一名，及士兵十三名，俘虜七名。獲步槍三十餘枝，子彈千餘粒，馬六匹。

五月十三日 第四十六司令殷元民，率衆千人，潛行至南滿線他山車站，擬乘機襲取海城。將鐵路橋梁炸毀數段，復鋸倒電柱，斃日兵三名。住海城日軍聞訊馳援，激戰二小時，因敵方砲火過于猛烈，不得已乃退却。

五月十三日 第四十二路司令崔殿華，率部在鐵嶺縣垂萊峪與偽軍接觸，亘五小時，將該軍指揮官日人村田擊傷，并斃其他日軍官二名。我軍傷一名，死一名，被虜三名。

五月十六日 第三軍區第六路司令李春潤，於新賓縣吳家堡子與倭軍接戰，敵於事前掘有戰壕，配置野砲，因是砲火甚爲猛烈。我軍衝鋒數起，雙方死亡甚衆。後別動隊王彤軒趕到，將敵包圍，敵始退却。

五月十九日 第三軍區第六路司令李春潤，引聖賢會百餘人，往桓仁布防。行抵東昌台，敵派騎兵一團鳴槍射擊，該會遂盡力抵抗，擒其大尉一名，士兵二名。同時潛

伏紅廟子王彤軒所率之別動隊五百人，聞訊趕到，相持四小時，我軍猛烈攻擊，敵不支而退。是役獲步槍五十餘枝，子彈千餘粒，敵死五十餘名，傷三十餘名，我軍傷亡四十餘名。

五月二十二日 第十四路司令那景春，令第一支隊第二隊劉子靜守業梁善陽，衛隊大隊李奎山吳非岩馬慶福，率部三百餘人分兩隊進攻瀋陽南滿站。於夜十一時將保合堡及西塔佔領，與日軍及偽軍戰亘三小時，斃日兵五名，偽警十餘名，獲槍十一枝。我軍傷三名，亡二名。

五月二十四日 第三軍區第十三路司令鄧鐵梅與倭軍五百名戰於莊河青堆子一帶。激戰一日，倭軍狼狽而歸。此次計斃敵九十餘名，俘虜十餘名，獲野砲七尊，砲彈十餘發，捷克式機關槍三挺，步槍百餘枝，子彈數千粒，我軍死七十餘名，傷三十餘名。

五月三十日 第二十支隊長孫權東部第二團長陳明，率衆千五百人，由台安西桑林子向阜新出發，與敵五百名相遇。自早六時起至午後二時止，雙方戰激，砲火極爲猛烈。惟以敵方地勢不熟，我軍未受重大損失。是役計斃敵兵六名，傷十餘名，生擒三名，獲步槍五枝，子彈千餘

粒，我軍傷十二名。

六月一日 第二十七路司令李寶連，派部下三百餘名，襲擊錦朝線義縣車站，復親率義勇軍二千名，包圍義縣城。敵方中村警備隊出而抵抗。演成市街戰，秩序大亂。敵死傷過鉅慘敗，飛電錦州求援，駐錦鐵甲車隊即出動。不意義縣南方五家子附近鐵道，已被義軍破壞，該隊不得已徒步而往。因到達較遲，是以損失甚重。我義軍敵二百餘名，獲步槍三百餘枝，機槍一架，傷亡士兵四十七名。

六月二日 第四十八路司令鄭桂林，率部千人，由臨榆向興城前進。當晚抵永安堡。日方聞訊，派騎兵二百餘名，携機槍野砲自四方台出動，實行堵擊。及至高嶺站，雙方距離甚近，鄭司令乃派第二旅第十七統帶部，猛力進攻，夜十一時發生激戰。我軍將偽奉山路拆毀數段，割斷電線數處，並將票房破壞，相持兩小時，日軍不支而退。是役我軍負傷官長一名，斃敵七八名。

六月二日 第三路司令單桂山，率部將興城縣包圍，至第三日日軍用飛機重砲爆發，我軍因器械窳劣，死亡甚衆，不得已變更戰略。另選決死隊五百名，由距東門二百米突地方登城，不幸被敵方察覺，激戰三小時。後我方援

軍開到，將其包圍，三百人中僅五人生還。

六月十日 第一路司令王顯庭，派騎兵第一旅旅長楊榮山，率部二千餘人，將台安縣佔領。偽縣長及偽指導員化裝潛逃，崔入縣政府，招集各法團首領會議。布告安民，并令揭揚青白旗。

六月十日 第四十八路司令部鄭桂林，派某支隊將興城附近鐵軌拆毀數段。復以主方向日兵營襲擊，日軍四十餘名被包圍。戰至二小時，斃敵二十一名，擒十名，并獲機關槍兩挺，步槍十餘枝，子彈甚多。錦州日軍聞報，急派鐵甲車往援，我軍不敵乃退。

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支隊長孫權東，所部第三團長劉匯川第四團長馮文禮，率衆二千六百人，在黑山金家崗子孟家屯柳條溝一帶集合。準備點驗。明日由新民開來日軍三百餘名，携砲六門。戰鬥機一架，復由新立屯開來裝甲車十二輛，步兵七十餘名，携迫擊砲兩門。機關槍數架，在柳條溝雙方接觸，互有死傷。因敵方砲火甚烈，飛機追隨爆炸，不得已乃退却。

六月十八日 日軍百餘名，潛擊寬甸縣之永甸河。滿洲溝一帶。第三軍區第一路司令唐玉振部孫書田連，與之

接戰。唐司令又以黑風山老爺嶺為根據地，與日軍血戰四小時，斃其兵士五十名。

六月十八日 第三軍區第十六路司令孫秀岩，自三元浦，探本台等處，將已反正復叛之逆部廖驥忱團擊退，越碗口嶺，向日城鎮退却。我軍追擊將山城鎮佔領。

六月十八日 第三軍區第一路唐玉振及第五路張宗周等部，被敵突然暗襲，不得已退出寬甸縣城。唐總指揮聚五崗訊，由通化調大刀會數百名，偕同反攻，將敵擊退七十里，寬甸乃收復。

六月十九日 遼南義勇軍前敵指揮張海天，率部六百餘名，由台安向打虎山出發，進擊日軍。被日偵察機發現，急報守備隊田中部，途中相遇，大激戰，雙方傷亡甚衆。

六月十九日 午前四時，日軍越鴨綠江襲擊帽兒山。我第三軍區第八路司令徐達三，率部八百餘人，奮勇應戰。敵損害甚大，死將校二名士兵二十餘名，傷八名。

六月二十日 午後五時四十分，臨江北三道岔附近，第三軍區第八路司令徐達三率部四百餘名與敵軍接觸，斃其二等兵七名

六月二十一日 午前七時半，遼陽縣筆管堡村，我義

東北義勇軍概況

勇軍隊八十名，與鞍山日本守備隊接觸。激戰半日，敵死官兵四名，傷二名，我軍死二名。

六月二十二日 午前二時，輯安縣第三軍區第十八路林振青部，用迫擊砲向日軍猛烈攻擊，命中吉江討伐隊，炸死憲兵醫師各一名。將校十三名，重傷二名。

六月二十三日 日軍偕于芷山逆部，向輯安我軍駐區進攻。第三軍區總指揮部唐聚五，電第十九路司令王鳳閣應戰。王探悉敵情，取包圍形勢，逆部四百人陷於重圍，完全被繳械。收編二百人，餘被遣散，斃日軍三人。

六月二十四日 日軍偕于芷山逆部突攻新賓縣城，砲火猛烈，人民死傷甚衆。第三軍區第六路司令李春潤，不得已退出城外，與敵激戰并分兵截其後路，士氣大振。日軍見勢不利，鳴槍三響，實行撤退。我軍復得入城。日軍行抵三顆榆樹，突遭綠林英雄薛栢暗擊，傷亡甚衆。獲敵步槍數百枝，機槍二架，子彈三箱。

六月二十四日 日軍向寬甸迫近。我第三軍區第一路第一營營長李凱忱，率部秘密迎進。當將要塞佔據，對敵取包圍形勢，自上午九時起至下午三時止，戰鬥激烈。我軍奮勇，敵未得逞，卒向北退却，死亡三十餘人。我獲步

三十餘枝，機槍兩挺，子彈千餘粒，死士兵二名。

六月二十四日 第三軍區第十三路司令鄧鐵梅，與偽靖安隊，在軸岩三區接觸。我軍因劉景文參加，實力充足，士氣旺盛。激戰一日，敵不支而退。是役計獲步槍三四百枝，給養車四十餘輛，俘虜二百餘人。

六月二十六日 濛江縣被第三軍區第八路司令徐達三部包圍，敵軍努力防守，激戰六小時。我軍二千名，奮勇戰鬪，將該縣城佔領，偽縣長携印逃。

六月二十七日 第五十路司令方魯部，在安奉線火連寨及石橋子兩站中間，擄去日軍六名。

六月二十七日 于正山逆部受日方命令，進攻唐聚五部。在朝陽鎮相遇，激戰兩日，雙方損失甚衆。

七月四日 午前十一時，日真崎參謀長由錦州乘車列赴瀋陽，抵溝帮子及羊圈子中間，裝甲車先行，俄然爆炸，該車完全脫軌。此爲我第三十四路義勇軍之計劃，惜真崎無恙。然義勇軍即將該車包圍，日軍以機關槍掃射雙方激戰。後錦州日軍馳援，得免於難。

七月六日 第三軍區總指揮唐聚五，命大刀隊進擊海龍，敵軍三百應戰。王家林子自衛團與義軍取一致行動，

聲勢甚壯，當將海龍縣城包圍，日人避難於領事館。結果海龍被我軍佔領。

七月六日 北鎮守備隊管原曹長等十二名，去溝帮子。行至北鎮南方十六基羅米突地方，被我第四十五路陳喜才部二百名包圍。激戰二小時，斃敵四名，輕傷八名，北鎮守備隊聞訊趕至，始得解圍。

七月七日 北鎮縣被我第十五路賈秉毅部包圍，日本守備隊盡力防禦，激戰良久。敵方大野少尉中彈，死士兵三十餘名。後溝帮子守備隊到，始得解圍。

七月九日 第四十八路司令鄭桂林，率部向綏中日軍進攻。激戰一晝夜，敵不支退却。是役擊落日機二架，獲得步槍四枝。日兵被俘虜四名，傷亡七十餘名。

七月十日 綏中縣境前衛北石門子村，發現日軍二百餘名，携砲四門，與我第十八路鄭桂林部激戰三小時。我軍奮力抵抗，大獲優勝得步槍三枝，子彈數百粒，斃敵二人，傷六人，敵砲自己炸毀二門。敵因戰况不利，向後撤退，我因子彈缺乏，亦未追擊。

七月十二日 第一獨立支隊長于百恩，於溝帮子北鎮間，長途汽車路上，對於日軍加以襲擊。傷敵五名，燬車

一輛。旋來大部日軍，遂發生激戰，敵傷亡十餘名我傷亡七名。

七月十三日 第三十三路孫雨田部，在綏中與日軍接觸，將敵包圍，發生激戰。敵死傷三十八名，繳械者四十餘名，餘脫圍，向綏中縣城潰退。

七月十六日 第一路司令王顯庭派騎兵第一旅率部二千名，潛赴遼中，將縣城包圍，拂曉一鼓攻入。偽縣長及倭指導員均化裝潛逃，崔即會同縣紳執行縣政，張貼安民布告，揭揚青白旗。

七月二十二日 第三軍區第二路司令常永林，率部進攻西安縣。在高山子與于芷山逆部發生激戰，相持三晝夜，敵傷亡二百餘人，二十五晨退却，我軍乃將西安縣佔領。

七月二十二日 義勇軍一千五百名，携有大砲數門，將鳳凰城車站及郵局包圍。日僑紛紛逃避，日本守備隊及偽警，急出應戰，被我軍擊甚衆。

七月二十五日 第三軍區第十八路司令林振清，率部

攻東豐縣。公安局長反正，義勇軍遂入城，揭揚青白旗。

七月二十六日 第五軍區某部，進攻通遼。敵聞報後，即調戰車隊出動，雙方交戰，槍聲四起。我軍奮勇直前，激戰二日，卒將通遼佔領。

七月十七日 日軍某部隊，在錦州西南飲馬河附近，與第四十八路鄭桂林部接觸。激戰四小時，敵慘敗而退。

七月二十九日 第三軍區第八路李奎武部，開至西豐，縣長及公安局反正，迎該部入城。乃布告安民，極力維持秩序。

七月二十九日 第二軍區李純華部，進攻海城車站，與日軍激戰四小時。附近鐵路全被我軍拆毀，鋸倒電柱十根，周圍障碍物悉數破壞，敵傷亡甚衆。

七月三十日 第二軍區張海天部，再度進攻海城。下午十時接觸，敵砲火甚烈。相持終夜，將修復之鐵路，重行拆毀。城內日僑，紛紛逃避，情形頗爲狼狽。

日本兵口裡眼裡的東北義勇軍

維中

誰也不會想：拿洋槍，火炮，的義勇軍，竟能和使飛機，大砲，的日本軍，支持到一年了！並且，他們——義勇軍——的戰蹟，還鬧得譽播中外，在日本人的口裡眼裡，更可以明顯見出來。

(一)

記得我在東北參加義勇軍的時候，聽到日本兵常講：「馬賊（義勇軍）的槍一響，日本兵一個的死；馬賊槍兩響，日本兵兩個的死。」——這樣，都傳作口號了！

噫，神乎其技矣！

(二)

這次義軍攻瀋陽以後，日本兵，真鬧得草木皆驚。

某晚，小河沿附近住家的鴨子，夜深主人忘得趕回家去，鴨子在河裡撲騰鬧起來了。

日本兵，以為是義勇軍的槍聲，竟空放了一夜槍炮。
噫，難乎其為強國之兵，義勇軍之威風，可概見矣！

最近日方報載我義勇軍之活動

無畏譯

日人對我義勇軍畏如猛虎，曾云「敵軍皆潛伏深山密林之中，出沒無常，攻防困難，雖有飛機大砲之利器，亦不能展其雄威」本莊繁又云「若清除東北敵軍，非用三年工夫，十萬精兵，不為功」可見我義勇軍之實力矣。現我義勇軍在東北各地與日周旋，以血肉當硝煙，前仆後繼，犧牲精神，至足欽佩，第槍械窳劣，彈藥缺乏，不得早竟驅倭之志，真憾事也。茲將日報所載我義勇軍消息，譯成中文，以饜閱者。

譯者附識

義勇軍二千準備進攻長春

〔八月二日滿洲日報載〕（長春電話）一日晨，義勇軍二千人，携有野砲等利器，集合於長春南方一里半黑咀子附近，當地日方特別警備隊步兵第〇〇隊，目下嚴重偵察義軍動作云。

營口附近突現三百義軍

〔八月二日滿洲日報載〕（營口電話）一日午後七時約三百義軍，突現於約距營口三十基羅地點，漸次向營口移動，同十時半進至距營口三千里之地方，日方得此報後，急

最近日方報載我義勇軍之活動

招集在鄉軍人，作非常之警戒云。

蔡恩如部向煙台移動

遼陽危急日軍大警備

〔八月二日滿洲日報載〕（遼陽電話）三十日，遼陽警察署接情報後，於三十一日午後急增派警察赴首山，張臺子，煙台，十里河，煙台煤礦，以備萬一。同日午後六時五十分許，由煙台煤礦東方十五華里，達連溝方面，蔡恩如部下義勇軍約六十名，向煙台方面移動，似有襲擊煤礦破壞鐵道之形勢，增派甲田部長以下數名與同地守備隊及煤

礦警備隊等協力警戒。爲萬一計，輕油動車待機於煙台，張台子岡野警備補以下六名，首山山口警備補以下十名，十里河岡平警備補以下五名，皆派往該地警戒。公安隊一部於午後八時，由楊家林子（距遼陽城西一里半之地点）歸來報告，事態緊急，警察署，軍部，憲兵隊等協議結果，召集在鄉軍人一部，配置於水源地，滿坊，鮮銀，變電所，站，機關區等重要處警戒，駐劄隊，酒井大尉任警戒指揮警察官，並增兵力於沿線，因此遼陽市警備不足。將由奉天警察署請求增援，島田警備補以下二十三名，同夜零時列車到達遼陽，一說義勇團於一日拂曉襲擊遼陽說，於是徹夜警戒，至今晨尙無事云。

南嶺方面緊急

〔八月二日滿洲日報載〕（長春電話）三十一日晚，由南嶺倉本少佐戰死之遺跡附近，竄來義軍甚多，日軍與其激戰約半小時，將義軍擊退，一日午前三時半，襲擊南嶺之反對方向日飛行場，同夜日軍特別警戒，以防不測云。

王德林計畫襲擊長春

〔八月二日滿洲日報載〕（長春電話）王德林主力部隊，

計畫襲擊長春，目下集合於南嶺東南方黑咀子地方，待機而動，現下高粱正在繁茂期間，飛行偵察甚感困難云。

營口方面激戰

王殿忠被包圍

〔八月三日滿洲日報載〕（營口電話）義勇軍預定八月一日襲擊營口，日方得報後，憲兵，警察，自警團等，由一日午後七時，即徹夜警備營口全市，義軍約千名，其中主力部隊，已進抵牛家屯方面。由二日午前四時與日警察接觸，砲火相交，發生激戰，結果戰死巡查景山忠直氏及巡捕三名，馬場兩巡查及巡捕一名行方不明，日飛機一架出動助戰，義軍一部又由新市街附屬地南方攻擊舊市街，與警戒該方面部隊接觸，激戰後義軍勢不支，一部向牛家屯三益公司方面退却，王殿忠軍被該義軍包圍，因營口警備力甚弱，二日拂曉五時，日方由大石橋調來守備隊八十名爲援隊，向牛家屯方面出動，此次之拂曉戰我砲聲殷殷，人心動搖，義軍槍彈如雨落於新市街中，敵軍集於附近部落，乘夜陰，擬大舉襲擊說，王殿忠軍詳報不明云。

義勇軍包圍

福昌、華工、三益公司及日小學全部

〔八月三日滿洲日報載〕(營口發)襲擊營口之敵軍，午前四時，前衛部隊，繞新市街南方至福昌，華工，三益公司及日本小學附近，將全部包圍。日警官隊自警團及滿洲國軍應戰至五時，義軍漸向後退，因數日陰雨關係，道途泥濘，義軍援軍稍緩，得免危險，否則營口附屬地全部，必被義軍等蹂躪云。

義勇軍

反攻營口派出所

〔八月三日滿洲日報載〕(營口電話)一時擊退之義軍，皆退却於附近村落，俟機而動。二日午後一時半，營口站清林館南側朝日街派出所前，突現五六十名義軍，目下與日軍交戰中。

海城發生激烈市街戰

〔八月三日滿洲日報載〕(大石橋電話)二日午後八時三十分，海城站被義軍部隊約三百名由南北兩面襲擊，與日

最近日方報載我義勇軍之活動

自警團，警察隊，守備隊等發生激烈市街戰。海城附屬地之日婦人孺子全部，皆避難於野砲隊兵營中。午後八時五十分，原田大石橋署長以下全員急遽出動云。三日午前一時，滿鐵情報，義勇軍號稱千五百名，九時其先鋒隊五六名接近車站，約距五十米之地点，雙方開始交戰，急報大石橋分水等處，調來警官隊二十名，步兵砲一門，又鞍山守備隊亦出動，更由奉天出動一個〇隊，目下準備中。

義勇軍襲擊蓋平車站

〔八月三日滿洲日報載〕(蓋平電話)襲擊營口之義軍，約六百名，冒日滿軍之重圍，沿海岸線南下，襲擊蓋平車站，午後八時，熊岳城守備分隊〇〇名換機關槍，急向蓋平出動云。

舊吉軍決心襲長春

〔八月三日滿洲日報載〕(新京電話)三十一日夜，舊吉林軍擬襲擊南嶺，現仍集於黑坦子附近，於一二兩日，日兵營附近周圍，皆築戰壕防備，該軍決心襲擊新京(長春)，多數便衣隊已潛入附屬地中日飛行場亦特別警戒云。

〔八月三日滿洲日報載〕(新京電話)接襲擊南嶺之急報

同時，一方附屬地北方，突現多數義軍，有侵入附屬地之形勢現下多數便衣隊，已潛入附屬地中，目下附屬地甚屬危險云。

義勇軍二次襲擊海城

敢死隊焚燒大矢組倉庫

〔四日〕(滿州報號外)四日午前四時三十分，大部義勇軍，突破日方之嚴重警戒網，又侵入附屬地內。日方○○隊及滿州國靖安遊擊隊，海城野砲隊，警察隊，自警團等，目下與義軍正在激戰中，義軍敢死隊十數名，用石油手榴彈，焚燒野砲隊前，大矢組倉庫，目下燃燒中。平田○○隊長之一隊及滿州國靖安遊擊隊，將敵軍擊退至北方云。

義勇軍襲田莊台水源地

〔八月五日滿洲日報載〕(營口電話)三日夜田莊台西方，突現千名義勇軍，四日午前二時，大部隊襲擊田莊台水源地，與日滿兩軍開始接觸，營口陸戰隊携砲數門，急向該地增援，目下田莊三百鮮農，皆準備避難，秩序非常混亂云。

五台子附近突現有力義軍

〔八月五日滿洲日報載〕(營口電話)四日拂曉營口南方約二十基羅五台子附近，突現有力義軍，王殿忠軍接此情報，真偽不明云。

日飛機大炸大高坎

〔八月五日滿洲日報載〕(營口電話)四日午前六時半，由○○方面飛來日飛行機○架，由營口上空，向市之北方偵察大高坎附近義勇軍之根據地，滿洲國飛機二架，投下有力爆彈數個云。

大高坎義勇軍開緊急會議

〔八月五日滿洲日報載〕(營口電話)四日晨，老北風嶽天等在營口東北十八里大高坎，開緊急會議，計劃襲擊方法，右之會議張學良代理黃顯聲某亦參加該會，行動甚可注意云。

東北民衆聯合義勇軍

二次襲海城

〔八月五日滿洲日報載〕(鞍山電話)東北民衆聯合義勇

軍約千名，四日午前三時三十分，三次襲擊海城，日主力軍警戒海城站，及衛戍病院等方面。義軍衝破日警戒線，侵入大矢組及小學校地帶，大矢組內堆積乾草，被義軍放火焚燒，開始向野砲隊襲擊，此時日在鄉軍人及警備團佔領附屬地東南端陣地，彼我相距僅五十米，義軍用機關槍向日軍掃射，約三十分鐘，義軍主力一部向城內方面退却，一部向教軍山方面退却云。

義勇軍襲南台

平田隊進攻教軍山

〔八月六日大阪朝日新聞載〕（海城四日電通電）平田部隊，四日晨，與滿洲國遊擊隊協力攻擊教軍山之義軍根據地。距海城西方十二里之地点，又來六百新義軍，我○○隊開大砲加以爆擊，午後八時向後退却云。

（大連五日聯合電）五日午前三時四十分，南台附屬地，被大部隊義軍襲擊，目下日警官隊，及鞍山守備隊協力抵抗，激戰結果，彼我損害甚重云。

渾河會議計畫襲擊瀋陽

〔八月七日大阪朝日新聞載〕（奉天五日特電）計畫襲擊

最近日方報載我義勇軍之活動

奉天城之義勇軍及兵匪等，於五日午後六時許，在城南渾河西北六里之地点，突有千名在該處集合。同夜開始行動襲擊奉天城，日軍特別警備，鐵嶺獨立守備隊，第○○隊，飯島○○隊，同日午後七時五分，搭乘鐵嶺之軍用列車，午後九時到奉，即與在奉平田部隊之○○隊及獨立守備隊第○○隊，奉天警察署警官隊，相協力防備，恐義軍夜襲，現下奉天市內特別戒嚴云。

黃家屯日軍遭暗算

〔八月八日大阪朝日新聞載〕（奉天七日特電）六日晨八時，滿鐵本線鞍山站西方十八里之地点，劉二堡部落，突現義軍約二千名，與同地公安隊及王殿中軍交戰，同十二時義軍遂由劉二堡南門及西門退去，僅追擊至三百米地点，後方要求鞍山守備隊為後援，未敢遠追。同日午後二時半，山本中尉，成田中尉，守備隊○○名，搭乘載重汽車，及裝甲汽車，向該地急行，該援軍到達劉二堡時，義軍無踪無跡，於是返回鞍山途中，三時半行至黃家屯部落時，由道兩側突現六十名義軍，由高梁地及壩上兩方襲擊日軍，義軍僅距日軍十米乃至二三十米近距離，更有三百名

義軍，距裝甲車，載重汽車，約百米之地点，義軍向日軍亂襲，由午後三時半至九半時，激戰六小時，此次日軍死者三名，負傷者六名，急電鞍山守備隊，同十一時四十五分，鞍山守備隊長，岡大尉率部下〇〇名，分乘載重汽車，向該地援助，彼我皆彈盡，將入白刃戰時，幸援軍到，日軍得免危機云。

遼陽北信號所被義軍襲擊

〔八月八日大阪朝日新聞載〕(遼陽六日特電)六日午後九時四十五分，遼陽站北信號所，突然被約百名義軍所襲，軍隊及警官隊正與該軍抵抗中，敵軍彈丸如雨，紛紛飛至站之機關庫云。

遼陽動搖！

〔八月八日大阪朝日新聞載〕(遼陽七日特電)接義軍襲擊遼陽報後，市內即時呈緊張狀態，軍隊，警察隊，在鄉軍人等，全體動員警戒，以防不測云。

東邊義軍總動員進攻滿鐵線

〔八月九日東京日日新聞載〕(天津七日特電)北平綏靖

公署(日人反宣傳)命令東北義勇軍，於十日一齊開始積極動作，東邊區如通化，新賓一帶，第十六路及十四路義勇軍，向滿鐵線進攻云。

各地義勇軍準備進攻

偽奉山路頓時緊張

〔八月九日大阪朝日新聞載〕(奉天七日特電)錦州來電七日午後四時二十分，由錦州至奉天之特別快車，行至雍子高山子間，經過鐵橋時，被約三百名義勇軍襲擊，同時鐵橋被破壞，機關車及客車三輛脫軌顛覆，重傷者二十餘名，急報滿洲子，日本軍〇〇〇名出動，將義軍擊退。午後九時，錦州日軍〇〇〇名，亦向該地出動，一方綏中南方，約現千名義勇軍，攻擊該地，奉山線全部皆呈緊張狀態云。

尙烈士焚燒遼陽紡紗廠

〔八月九日大阪朝日新聞載〕(遼陽八日特電)八日午前十二時半，遼陽紡紗廠(資本金二百五十萬圓，富士紡系)夜間工作時，突然中國職工峰起，將夜勤監督加藤新七，油谷琴次兩名，用菜刀砍傷頭部，性命難保，於是至工廠

內各所，以棉花爲引火物，焚燒各處，元兇尙吉元適被日軍射死，檢查後由靴中發見密書一件云。

饒陽河日全軍盡滅

〔八月十日大阪朝日新聞載〕(奉天八日特電)八日午前六時，奉山線新民府駐屯○部隊，林特務曹長以下十五名，搭乘汽車，偵察打虎山義軍現狀時，行至饒陽河勵家窩鋪中間，突被數百名義軍包圍，林特務曹長以下七名戰死，兵士七名負重傷。尙同日午前一時，由新民府至巨流河聯絡兵員一名，帶有重任，行至中途，被義軍擊死，接報後，由打虎山來○個中隊，由新民府來○個中隊，急向該地援助云。

大高坎義勇軍激戰平田部隊

〔八月十日東京日日新聞載〕(營口七日特電)六日午前三時，由營口出發平田○部隊，四時行至大高坎滾子泡附近，約與六百義軍相遇，結果日秩由直夫少尉右臚受重創，及兵士一名戰死云。

義勇軍進攻立山站

日守備隊苦戰求援

最近日方報載我義勇軍之活動

〔八月十一日大阪朝日新聞載〕(鞍山九日電通至急電)九日夜十時，滿鐵線立山站，被數百名義勇軍所襲，現下與日守備隊交戰中，日軍感覺兵力不足，陷於苦戰狀態，特電鞍山，遼陽等地求援云。

日艦砲擊大高坎

〔八月十一日大阪朝日新聞載〕(營口九日特電)大房身大高坎兩地方駐屯義軍約二三百名，日方探知，旋泊營口日軍艦，由九日午前八時半，用砲加以爆擊數十發云。

大嶺堡急行車遇險

本溪湖援隊與義軍交戰中

〔八月十二日大阪朝日新聞載〕(奉天十日特電)十日午後三時三十五分由奉天開往釜山第八次旅客急行列車，四時十分，行至石橋子火連寨驛間之大嶺堡線丁場附近，義勇軍約五十名，突由線路兩側，一齊襲擊列車，日人乘務員一名，負傷絕命，急報本溪湖署派隊援助，該援隊即於五時十八分列車開往遺事地點，現下正與義軍交戰中云。

大刀會夜戰日哨兵

〔八月十二日大阪朝日新聞載〕(平壤電報)寬甸縣太平

証附近，八日夜大刀會與日討伐隊哨兵衝突，激戰結果，日軍小野，緒方，油井等三名上等兵戰死，江口，濱田等二名一等兵，行方不明云。

日航空隊出動炸海城

〔八月十三日大阪朝日新聞載〕(營口十二日發) (佐世保鎮守府接電) 十一日午後，佐世保航空隊〇〇〇〇〇〇機〇機，由營口出動，轟炸蓋平北方海城西南十里之義勇軍云。

義軍焚燒白旗寨警所

日警察實行大動員

〔八月十四日大阪朝日新聞載〕(鐵嶺十二日特電) 十三日午前五時，約三百義勇軍來襲白旗寨(距鐵嶺東南七十華里)，一隊約百名，將日警官出張所包圍焚燬，飯田部長以下十七名警官出動應戰一小時，義軍退却，將全部落放火，依然攻擊出張所，雞冠山出張所聞鎗聲甚殷，同所坂井警部補以下十七名出動。十三日晨七時，由鐵嶺本署調來森田，中島兩警部補以下三十七名，協同抵抗，奉天爆

炸機亦實行出動，義軍金山芳率一團部下，似有增援模樣云。

宋九齡大舉攻錦州

〔八月十四日大阪朝日新聞載〕(錦州十三日電通發) 錦州西方義勇軍總司令宋九齡以下李清君，李子源，萬長盛等率義勇軍南下，與匪團相呼應，大舉襲擊錦州，日團長發命邀擊。十三日午前八時，由錦州向日石廠方面出動云。

滿鐵職員不眠不休防義軍

〔八月十四日大阪朝日新聞載〕(安東特電) 鐵道沿線，青紗帳起之時，為義勇軍活動絕好之機會，沿線守備隊，警察署連日密偵義勇軍狀況情報如左

一〇日午前〇時為期，司令鄂鐵梅部下約千名，開始行動襲擊五龍背湯山城

〔擬破壞鳳凰城雞冠山間鐵道，前鋒部隊業已接近距鳳凰城十二華里之地点〕

〔本日午後〇時，約二百名義勇軍橫斷四台子鳳凰城站間之鐵道，向東方移動〕

「便衣隊携爆彈，破壞鐵道，有潛入沿線之形跡」

日軍警及滿鐵現業職員，不眠不休，戰戰兢兢警戒，一離沿線一步，即入義勇軍範圍內，雖盡力防範，亦不能免破壞及襲擊列車事件，現下保線工事之中國人，現均不能應日方之僱用，均改用日人持槍工作云。

義軍二百

襲擊日警察分署

肆行破壞工作

〔八月十五日大阪朝日新聞載〕(間島電報)十四日午前四時，約來二百義勇軍混合部隊，以八道溝為中心，襲擊日警察分署，同時切斷該地各處電信，電話等線。日警出而應戰，約廿分鐘，義勇軍後退。又由局子街派遣隊員，急遽追擊中云。

雞冠山遊擊隊失慎

廿四名警察官全遭害

〔八月十六日大阪朝日新聞載〕(安東電報)雞冠山遊擊隊，於十五日午前十時出動討伐義勇軍，搬運手榴彈時，不慎落地，立即爆發，警察官二十四名，皆負重輕傷，

最近日方報載我義勇軍之活動

負傷者於十五日午前零時，搭乘輕油動車，送往安東云。

彭振國定期進軍攻滿洲

〔八月十七日大阪朝日新聞載〕(奉天十六日特電)張學良麾下彭振國為遼西義勇軍總指揮，定八月十六日以遼西為中心，一齊開始軍事行動，擾亂全滿，與營口，遼陽，虎石台其他滿鐵沿線，及四洮沿線以東義勇軍相呼應，於十五日夜開始動作，其形勢如左，

鄭桂林部下三千，向綏中興城方面移動，

孫兆印部下二三千由大遼河左岸，向北鎮南方進軍，

李賜如軍，四五千，由朝陽向義州北地方進出，

遼西義勇軍，總指揮彭振國，十四日由綏中西方七十基羅之乾溝鎮，向錦西方面開始行動。

此次動作形勢重大，錦州弘前部隊，極為緊張，因此同軍飛行隊，以先發制人之術，由十五日出動各方面，大舉爆發。十六日繼續出動爆發與遼西義勇軍相呼應之大西山，老北風，部下義勇軍。該軍有向奉山線溝帮子方面出動之消息。開魯義勇軍，定十六日東進，開始壓迫通遼，關東軍頓現緊張狀態云。

義軍襲獨立守備隊司令官專車

〔八月十七日大阪朝日新聞載〕(鳳凰城十六日特電)十六日午前七時二十分由釜山向瀋陽之快車，行至安奉線哈爾濱，五龍背間，突被義軍襲擊，警備兵出車應戰，列車無事通過，該列車為就任獨立守備隊司令官井上中將及以下幕僚之列車云。

義軍三千向營口推進

〔八月十七日東京日日新聞載〕(營口十六日特電)十五日午後三時，匪賊三千向營口支線北方推進，更由鐵道南側突現義軍三百，破壞營口支線，營口陷於孤立狀態，擬一舉而襲擊之，日艦得報後，開始向該方面加以砲擊，義軍銳兵百名，於午後十一時襲新市街南方一基羅之周家平屬。十六日午前三時，陸空聯絡警戒，營口現被義軍二千，尙在包圍中云。又日驅逐艦〇隻，亦入港警戒云。

吉海線列車顛覆

〔八月十八日大阪朝日新聞載〕(長春十七日聯合電)十六日午後八時半當地吉長鐵路局得電，十六日晚吉海線朝

陽鎮北方，由奉天向吉林發之第一〇一列號車，被義軍顛覆，乘客全部被架走云。

吉敦線鐵道一部破壞

附近二處木橋被焚

〔八月十九日大阪朝日新聞載〕(奉天十七日聯合電)十六日晨吉敦線，吉林東方十五基羅之江密蜂地方，突被一隊義勇軍所襲擊，破壞鐵道一部，第十四次列車脫軌顛覆，並燒毀附近鐵道木橋二處，如恢復常態約需三四日云。

義軍二千佔領東豐縣

西安縣亦危在旦夕

〔八月二十一日東京日日新聞載〕(奉天十九日聯合電)大刀會，義勇軍，約二千名，十六日午前七時許，來襲瀋海支線東豐縣城，將該縣公安隊擊散，完全佔領該縣城，更有該系統八百名義軍，同日午後一時襲擊東豐西北方之西安縣城，掠奪多數武器，並破壞鐵道電線而去。東豐西安間連絡完全斷絕，而西安在留日僑民七十名及鮮人二千名，安否甚堪憂慮云。

搭哈小泉枝隊苦戰義軍

〔八月二十一日東京日日新聞載〕(齊齊哈爾十九日特電)十九日晨，日部隊出發運糧與小泉枝隊，午前九時，行至齊齊哈爾北方塔哈附近，被千名義勇軍所襲擊，目下正在苦戰中，日援隊，午前十一時，急向該地進發云。

解國臣激戰通遼東

〔八月二十二日東京日日新聞載〕(奉天二十一日特電)十九日午前六時，義軍一百五十名，乘警備市內小川枝隊與解國臣部下千名激戰之時，乘機襲擊通遼東端小街基，雙方死傷如下，義軍死傷五十餘名，日方戰死，吉賀，池田兩軍曹，負傷特務曹長及兵卒各一云。

義軍殲滅撫順公安隊

〔八月二十二日東京日日新聞載〕(奉天二十一日電通電)二十一日午前一時許，千名義軍，襲擊奉海線營盤，燒損附近鐵道木橋三處，並切斷電話線等，撫順公安隊六十名，與義軍應戰，全部幾被義軍殲滅云。

義軍二次襲營口

最近日方報載我義勇軍之活動

〔八月二十二日東京日日新聞載〕(營口二十二日特電)

二十二日午前一時及四時，義軍數百，二次襲擊營口新市街南方附近，日陸戰隊，警察隊出動應戰，一小時，義軍後退云。

王德林進攻軍用車

〔八月二十二日東京日日新聞載〕(長春二十日電通電)十九日午後五時四十分吉敦線額赫穆及六道河間鐵橋，被王德林軍破壞，同時與日軍用車交戰，義軍死傷多數，日軍死傷三名云。

義軍大舉破壞安奉線

〔八月二十二日東京日日新聞載〕(奉天二十一日特電)二十一日晨四時安奉線火連寨石橋子間鐵橋亦被義勇軍破壞，同時警戒路線之機關車脫軌，當時義勇軍即施行襲擊，乘務員辛一氏及華人二名即死，其他重傷者數名，急報本溪湖守備隊，遂即出動追擊，現下安奉線又不通云。

義勇軍千名包圍通遼

一部深入演成市街戰

〔八月二十二日東京日日新聞載〕(奉天二十一日特電)

(軍司令部發表)十九日午前六時，通遼東方被百五十義軍所襲，小川枝隊出動應戰，義軍千名乘虛包圍通遼，一部隊侵入通遼市街，與殘留部隊發生市街激戰，急報小川主力部隊返回，協同作戰，方得擊退義軍，結果我吉賀池田兩軍曹戰死，特務曹長及兵一名負傷云。

二十日間日方發表之損失

〔八月二十二日大阪朝日新聞載〕(奉天二十三日特電)由八月一日至二十日義勇軍乘青紗障起之機，襲擊滿洲各地列車，切斷電線，襲擊城村，大小事件約六十八件，日方戰死兵士十八名，警官四名，負傷兵士三十餘名，義軍死傷二三千名云。

清原激戰結果義軍死傷重

〔八月二十五日東京日日新聞載〕(奉天特派員二十四日電)駐屯瀋海線清原地方之日兼石枝隊廿一日與東方地區五百名義軍相接觸，激戰數小時，義軍傷三百而退，日方戰死四名云。

唐聚五組織獨立政府

日飛機大舉爆擊通化

〔八月二十五日東京日日新聞載〕(奉天二十四日發)奉天省東遼道一帶，最近司令唐聚五組織獨立政府，操縱義軍，出沒於瀋海鐵道沿線，日軍探知派飛機突於二十四日，大舉爆擊通化，義軍損失甚重云。

義軍千名進攻朝陽鎮

日守備隊陷苦戰中

〔八月二十五日東京日日新聞載〕(吉林二十四日聯合電)二十三日夜吉海線一帶，被數千義軍來襲，燒毀同線木橋三處，並包圍朝陽鎮，同地日獨立守備隊，陷於苦戰中。

義軍攻打釣魚台

〔八月二十六日大阪朝日新聞載〕(新義州發)義軍襲擊安奉線橋頭南坎間之釣魚台先行警備列車，雞冠山日守備隊，即時出動追擊中。

富錦對岸激戰結果雙方死亡甚重

〔八月二十八日大阪朝日新聞載〕(松江電話)二十四日富錦對岸附近日小濱枝隊與優秀義軍激戰七小時，結果義軍死傷四十名後退，日軍死傷七名云。

義勇軍大舉圍攻瀋陽

飛機倉庫全部焚燒

〔八月三十日大阪朝日新聞載〕(奉天三十日特電)二十入日夜突然大小多數團體義勇軍取包圍形勢襲擊瀋陽城，二十八日午後十一時十五分，義軍首先襲擊兵工廠南方，與滿洲國公安隊，靖安遊擊隊接觸，開始交戰，滿鐵附屬地，聞槍聲甚殷，日本警察隊，特別集合同出動各方面。義勇軍一方在東北飛行場放火，電燈盡滅，兵工廠一帶，頓成黑暗世界，午前一時半，東北飛行場焚燒一部，其他部義軍於大東邊門小東邊門與日憲兵隊開始交戰，一部突入大南邊門內勒石胡同，與日精銳部隊相對峙中，彼我砲火相交時正在午前零時三十分。

(奉天二十九日特電)二十八日夜義軍襲擊奉天事件，關東軍司令發表如下，二十八日午後十一時半，奉天飛行場義軍三四十名，大南邊門約四五十名，大南邊門與大南邊門中間十數名，大北邊門便衣隊十數名，與日衛兵憲兵警察隊及滿洲國靖安遊擊隊一部協力擊退，正與義軍戰鬥時，飛機庫一隅出火，將儲之飛機，全部燒燬。戰死步兵

最近日方報載我義勇軍之活動

特務曹長小關清一名，負傷憲兵二名，警官一名，戰死靖安遊擊隊中尉一名，負傷少尉一名，義軍死傷正調查中，軍部二十九日計劃，掃滅瀋陽附近義勇軍，軍力配備已完云。

(奉天二十九日電通電)二十九日午前三時許，義軍全部退却，日軍○○隊，由東西兩方夾擊，佔領渾河西方地區，日○隊，坦克隊，與滿洲國軍相呼應，二十九日晨壓迫渾河，開始向義軍根據地渾河堡(距奉天西方十五里)一齊進攻云。

義軍退却

鄉團反正

〔八月三十日大阪朝日新聞載〕(奉天二十九日特電)兵工廠附近義勇軍，二十九日午前二時許，即向南方退却，滿鐵附屬地，無何損害，但激夜不安云。

(奉天二十九日聯合電)瀋陽縣第三鄉團長林念莊部下燕子，率鄉團員歸順義勇軍，共約五百，與日軍應戰，二十九日午前三時三十分，義勇軍死傷多數，向渾河方面總退却云。

日飛機擬大舉爆擊義軍

〔八月三十日大阪朝日新聞載〕(奉天二十九日特電)關東軍飛行機二十九日拂曉來奉甚為活躍，擬大舉爆擊云。

市內各處皆現義軍

商埠地遭襲擊

〔八月三十日大阪朝日新聞載〕(奉天二十九日特電)圍攻瀋陽城時小團體義勇軍，潛入奉天市內，鮮人之花街十間房，日本料理金龍亭附近，發現十數名義軍，槍聲甚殷



，當地大混亂，警戒大南邊門鈴木憲兵軍曹左肩，及司機劉某皆負傷，北大營無線電台附近，發現五六十名義軍，流彈瀕飛於市內云。

偽國警察一部反正

〔八月三十日大阪朝日新聞載〕(奉天二十九日特電)二十九日午前零時半，駐屯奉天第〇〇隊之島田特務曹長，乘汽車進出於大南門時，該地警察全部歸順義軍，襲擊日軍，奪去憲兵，警察槍械十數支，憲兵五名負傷，午前二時半，滿國警察六十名，全部被解除武裝云。

東北事變與上海事變之國際輿論

光風

(一) 總論

吾嘗見吾國同胞矣，列強對我表同情則欣然有喜色，否則戚然有憂容；這個喜這個憂是無價值的希望無意義的衝動。「靠人不如靠自己」，我們不要仰他人的鼻息，伺他人的顏色；須知自己不努力希望他人代為努力，自己不犧牲希望他人代為犧牲，這種不合理的希冀是幻想是作夢，不，那簡直是無骨頭無廉恥。欲人助必先自助，「天助自助」，自己若真能奮發圖強，才能予他人以助我之機會；不然暴日雖節節進攻，我却步步退讓，人家會認為你是情願認賊作父，那末列強既事不干己，又安肯助我一臂之力？這正好有一比：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諸葛亮也祇好袖手旁觀坐視不救。

惟今之計非武力不足以收復東北，非武力不足為外交後盾，此理至明，人所共曉，奈之何政府尚徘徊瞻顧，趨趨不前耶？國際輿論不過是國際間應景文字，道德上應有表示，歸根結底，各國最後發動必以本身利害為標準，正義云乎哉！公理云乎哉！

東北事變與上海事變之國際輿論

事變以來轉瞬一年，我政府所昭示于吾小民者，僅「團結禦侮」「抵抗到底」之空頭支票，殊不知事實為事實，雄辯為雄辯，「事實勝于雄辯」，不作實力上的抵抗，而徒為口頭上的呼號，不但予敵人以可乘之機，且喪失國際間之信任與同情。

時急矣！勢迫矣！徒託空言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當局其亦奮起直追以贖前愆歟！

(二) 東北事變之國際輿論

(1) 引言

日本突于九一八之夜，自毀滿鐵一段，誣賴我國軍隊所為，擅行進兵，攻擊我軍，占據城池，殺害華人，此不獨為我國五十年來之巨禍，亦國際間空前未有之怪事。蓋兩國相爭必先有釀成戰爭可能性之爭端，外交方法不能解決始訴諸武力，而日本既未與我國作外交上之交涉，且事前亦未下哀的美敦書，出我不意攻我不備，此實人類之罪人，正義之公敵。國際法之摧殘者。

當此之時，我國對於日本只有兩途可走：其一，日本既悍然不顧國際公法，破壞遠東和平，中國爲自衛計，爲民族之生存計，出于應戰之態度此其一也；其二日本雖已有軍事行動，而在論理上既未宣戰又未撤回代表，兩國邦交固仍存在，惟有逆來順受忍辱負重，從速要求恢復和平狀態，開始外交的直接交涉此第二途也。乃我政府既不能出兵殺敵，又諱言直接交涉，徒向無實力之國聯呼籲，本身陷于三無——無抵抗，無責任，無辦法——狀態中；因循坐誤，苟且塞責，演成今日百孔千創焦頭爛額之局面，可慨孰甚！

茲將九一八事變後國際輿論略述於下：

(2) 國際聯盟大會之論辯

去年九月十九日第六十五屆國際聯盟理事會開第一次會議。首由會長萊柔克斯氏致開會詞，後日本代表芳澤謙吉氏起謂：

余僅于報紙上，得知瀋陽事件。余于聞訊後，立即向日政府電詢真象，俟接得回電時，當立即公諸大會。余以爲此事不過「地方事件」，余相信日政府將以全力制止風潮。

中國代表施肇基氏繼起發言謂：關於此事彼亦僅由報紙知之，但未接詳細報告，倘果有其事，亦相信決非由于中國激起。

最後會長萊柔克斯氏起謂：

余對於日本代表報告，殊覺不滿意。日本政府應從速採取必要處置，恢復平穩狀態。

九月二十二日，外部接施肇基電告，十一日在國聯大會提出緊急動議，後將日軍侵佔遼吉各地軍事行動詳情送交國際秘書長，提出二十二日晨大會審查，根據國聯盟約第十第十一條請大會制裁，二十一日下午國聯理事會已有覺書警告日代表芳澤，該覺書稱：

國聯盟約之效力，非任何會員國所能破壞。如有損害盟約尊嚴之行動，任何會員國均得干涉。

(3) 美國輿論

九月二十三日美國正式照會日本，指斥日本顯然不顧非戰公約，同時美輿論界主再實行進一步之干涉，茲錄東京電報如下：

(東京二十四日路透社電)美國務卿司汀生今日致文日外務省，由駐美日大使出淵轉遞，首先表示絕不干涉

日本事務，次以最近所得各種報告為根據，非正式的表示美國意見。此文特注重此係對其他國家一種道德上法律上重大關係之事實。司汀生暗示自瀋陽事件爆發以後，軍事行動之擴展顯然加日本以嚴重之責任。司氏并促雙方為更遠大之特殊利益，各自抑制時局之惡化。司氏又促本事件之從速解決，並抗議勿再更進一步使用武力。

九月二十四日，美國上議員波拉氏在莫斯科演說軍縮問題及修訂條約時談及滿洲事件云：

如果日本具有十倍彼現在所稱為占據滿洲原因，彼（日本）對於國際公法，馬賽條約，國際聯盟，非戰公約，仍破壞抵觸云。

(4) 俄國輿論

九月二十五日，據南京電蘇俄對我極表同情原電如下：
蘇聯工人視日本佔據滿洲為帝國主義者之侵略壓迫；並謂中國工人在日本鐵蹄下全世界工人莫不表示同情。蘇聯人民對於華盛頓之態度及美將援用華會條約頗注意。

(5) 德國輿論

東北事變與上海事變之國際輿論

據二十六日南京電謂：德國輿論痛斥日本暴行，德國各報均不直日人行動，德意志意報謂：

日人因此次軍事行動，引起抵制日貨運動實屬得不償失，如國聯不能解決，恐將牽動世界全局。

柏林地方新聞報謂：

日本在滿洲兵力雄厚，所稱之中國炸毀南滿路鐵橋實不可靠。

柏林日報謂：

日本聲稱在奉係演放手溜彈，然竟炸擊中國兵七八十人殊覺奇異。如國聯不能解決此事，將引起世界之驚疑。

社會民主黨前進報謂：

國聯開會日本竟有此強盜行爲，殊覺奇異。

(三) 上海事變之國際輿論

(1) 引言

日本豺狼成性貪得無厭，既佔東北又攻上海，以為上海可垂手而得，孰料天下事竟有大出人意料之外者，十九路軍及一部分的第五軍，竟不惜血肉頭顱與暴日大砲坦克

車相拚，爲民族爭人格，爲國家爭生存，這不但給全國民衆注射了一種新血液，而剷除畏葸退讓與偷生苟活的謬誤心理，而且博得全世界的仰慕與讚嘆。此種血戰一月餘的鐵血精神實在是中國民族不能屈于暴力，不能爲日本軍閥以武力征服的鐵證。倘我國利用此時，一面武力抵抗到底，一面運用國際形勢，則整個中日糾紛我未始不能操完全勝算。惜乎政府竟將東北問題與上海問題分別處理，而放棄「東北問題必須與上海問題同時解決」的原則，遂與日本成立委曲從權的停戰協定。徒使我忠勇第十九路軍及第五軍之大好頭顱作無代價無效果之犧牲，言之痛心思之酸鼻，此一著政府實禍成千古大錯也。

茲將上海戰事期中國際輿論略述於下：

(2) 英國輿論

上海血戰中國軍隊已負戰勝的光榮，中國軍隊戰鬥力之強皆非世界始料所及。故上海之戰事爲中國恢復榮譽不少，並足以表明中國爲能自衛之國家。因此二月廿三日乃有英勞工「援中國抗日」之宣言，原電如下：

全英國勞工團體，本日登記援助中國，反抗日本，工勞之工會委員會，及國會之工黨，關於此事發表

四

聯合宣言，此二團體代表全英國勞工意見，該宣言稱，「中日間現呈戰爭狀況，非常明顯，日本負現狀之責任，同一明顯，一該宣言要求國聯會員國及非戰公約簽字國之駐日代表公使等，應完全自東京撤退，使日本與世界各國斷絕外交關係而陷於孤立，此種動機之目的，在強制日本停止上海及滿洲之軍事行爲，但此種嚴厲警告，如不幸失敗，勞工團體進一步要求英國在不久即將舉行之國聯大會討論遠東問題特別會議中，提議採用財政經濟封鎖，制裁日本，

二月廿五日上海字林報又痛斥日本出兵保僑係欺人之談略稱：

日本犯滬已四星期，軍事範圍日益擴大，日本國內輿論雖被嚴重制裁，然不滿之情形不可掩沒，日本財政情形，並不較他國爲優，鹽澤所鑄大錯，欲加償補，則代價極鉅，植田之進展其始極緩，今更有完全停止之勢，而中國之軍事情況，益見增進，淞滬一帶日軍人數非五萬人，不足以與之周旋，植田要求增兵，當不免引起政治反響，日政府宣言出兵目的乃在保僑，日僑僅萬餘人，乃需日軍五萬保護之，何以自圓

其說，日軍在滬作戰，全爲顏面關係，然此顏面之代價，恐非常昂貴，故爲日本計，應急速改變方針，重定其政策，勿爲軍閥所把持，否則將影響其國際地位。

(3) 美國輿論

上海戰爭期間，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美國務卿司汀遜致函于彼國參議院外交委員長波拉，正重聲明美政府所持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之一貫的不變的政策，并指明日本自去年九一八東北事變以來之行動，爲破壞九國公約與非戰公約。此函所顯示之態度關係國際政局至爲重大。蓋在國際輿論上美國固握有頗大的勢力也。

致波拉一文實含有歷史上的重要意義，美日利害衝突由來已久，二國若冰炭若水火，絕對不能相容。自東北事變發生後，兩國皆劍拔弩張隨時有一觸即發之勢。日本佔領東北固爲直接的破壞我領土主權之完整，而在間接方面則不啻向美國公然挑戰。當此之時，美國爲維持九國公約及美國之尊嚴計，乃有致波拉之長文發表，此不容吾人忽略者也。

據華盛頓二月二十日路透電美人主張對日經濟絕交電文如下：

東北事變與上海事變之國際輿論

前任陸軍部長伯克氏，及哈佛大學校長羅威博士亦簽名於致胡佛請願書中，督促美國與國聯合作，採取任何經濟方法，恢復和平，並指陳根據非戰公約，美國有出面干涉之必要云。

哈佛大學商業管理研究院教授海斯博士，主持抵制日貨之運動云：

據紐約二月廿五日路透電及東京二月廿六日路透電又充分的表現出日美輿論的針鋒相對，電文如下：

(紐約二月廿五日路透電)共和民主兩黨之機關報，對於國務卿史汀生氏致波拉之手書所予之批評，謂其爲美國對於遠東政策最巧妙之宣告，紐約論壇報謂此項聲叙，適足爲對於芳澤君所發理由脆弱之論辯一網打盡之反駁，並對於倘保障中國免受侵略之條約，果失其效力，所有一九一一年一九一二年各條約存心建設之「太平洋之勢力均衡」必立遭損害之理由，以直捷了當法表而出之。

(東京二月二十六日路透電)日本一般輿論，對於美國國務卿史汀生致參議員包拉之函，所發之第一反響，謂爲係一非徒無益確有害處之大錯，一般意見以

爲此舉不但惹起日本全國之憤懣，且日本對於外間九國條約已被破壞之議論，絕對否認，且必致使中國在上海之抵抗，愈爲強烈，令日本爲緩和形勢起見實行驅逐十九路軍之舉，增加困難云。

(4) 俄國輿論

事變後，日人利用流離東北白俄之著名軍事領袖加斯明將軍秘密收集同黨。二月初旬此項白俄已招募數批自哈運藩受日人訓練。二月二十五日日人竟正式指揮白俄軍進攻蘇俄濱海諸省，此實俄日戰爭之導火線也。二十六日，蘇俄對日本提出嚴重抗議，據莫斯科二十六日新聯電如下：

蘇聯外務人民委員會次長加拉罕氏，本日召見駐劄莫斯科日本大使館齋藤參事官，對於日本軍使用中國鐵道之要求，依據政府之訓令，與以抗議的通告，其要旨如下，駐哈爾濱日本軍司令部藉口保護一面坡及綏芬之日本僑民，而要求中東鐵道當局供給列車輸送軍隊，查此事乃係企圖輸送軍隊於蘇俄國境，自屬東鐵管理範圍之外，又所提之軍隊輸送上之運費協定，此乃具有政治的性質，與日俄及中俄現存之協定有

接觸，是以同樣的屬於東鐵管理局限之外云，又加拉罕氏要求日本說明滿洲新國及其性質。

同日俄將軍又發表紅軍準備捍衛疆土之演說，據莫斯科二月二十六日合衆社電云：

本日蘇俄政府機關報消息報之長社評，嚴厲警告日本制止逐漸貪圖蘇俄領土之行動，該社評特別論及東京報告，謂政友會領袖會議要求解決東亞一切糾紛問題，尤以日本在蘇俄東海濱省沿海之漁權爲然，關於此事，消息報提醒日本，日本漁船仍在蘇俄領海之中，該報社論謂，顯然不僅漁權問題，日本某部分人之貪慾開始尖銳化，在滿洲及上海嘗試之後，此一部分人現欲任蘇俄領海中一試其運命，此一部分日人稍抑貪慾，豈不更屬合理，蘇俄外交次長加拉罕上星期三晤日本廣田大使，請其解釋日本最近對俄之要求，加拉罕與廣田重要會晤，詳情今日方始公布，得悉蘇俄政府與日本在滿洲有四大問題，(一)蘇俄政府要求解釋最近日軍在自哈爾濱至綏芬邊省之活動，據稱在該處有日軍十七梯隊運至俄邊，(二)哈爾濱日軍司令提議與蘇俄締結協定，削減中東路運費，俾日軍可以

半價乘車，護路軍隊之運輸，完全免費，(三)加拉罕詰問廣田逐漸擴大之滿洲白俄，反對蘇俄之活動，加氏指斥此事『受日軍之保護及直接援助』，(四)蘇俄請求解釋滿洲新政府之性質，關於上述四事之答覆，廣田謂須請示政府，現時在此地政府及共黨領袖舉行之民衆大會中，布魯琦將軍演說時稱，紅軍準備捍衛蘇俄與滿洲毗連各省，引起熱烈讚美，布魯琦將軍在掌聲如雷之中，大呼「吾人絕不能允許白俄及帝國主義惡魔卑穢之足，踏進吾社會主義之土地，」

(5) 意國輿論

自上海戰事發生後，意大利輿論一變從前袒日態度，皆明斥日本之非。敢言報載稱：「日本進兵之舉，除侵略外無他理由可言。」

意首相莫索里尼發表一文謂中國勇敢驚震世界，此亦上海血戰有以致之耳。

(6) 德國輿論

據國民社二十一日柏林電德國對滬戰頗爲憂慮。一班輿論謂日縱在滬獲勝，戰爭不特不止，且將更烈。電文如下：

東北事變與上海事變之國際輿論

波爾森報以中日戰爭比擬英法百年爭戰，而法卒成爲統一國，以全力抵抗外敵，全行恢復失土，該報之意，遠東或將有與此相同之發展，故日軍縱佔據上海，戰事亦決不致終止，美國現沉機觀變，非至日本與中國久戰而疲弱後，不欲出而干涉云，又伏錦志報亦載有社論，批評滬局，亦謂日軍縱在上海獲勝，戰事不特不能終止，且恐將更轉劇烈云。

(7) 日本輿論

自滬案發生，不僅歐美諸國嘖有煩言，即日本國內輿論亦多不滿于軍閥之窮兵黷武。大阪新聞報倡求和之議，東京時事報懼國際處分。茲節錄各大報言論如下：

大阪每日新聞三月七日社論，題爲「上海事件應善爲處置」其言云：今日日本國民中對於我陸戰隊所取行動，是否爲合法爲合理，實一疑問，現在陸戰隊之窮於陸上戰鬥，已爲不可掩之事實，每日每時，死傷枕藉，而在滬居留民之安全，仍未能絲毫顧及，故今日欲中國方面，停止戰端，惟有求和，倘我國(日本)以單獨勸請求和爲可恥，則須婉商列強，共同勸告爲上策，否則仍取斷然行動，繼續武力解決，深恐事態擴

大，而我國（日本）之損失亦愈大也，故極望當局採用和平辦法，就今日之形勢觀之，一方速與英美說合，努力勸告中國，停止戰鬥行爲，他方仍爲自衛之必要，續派陸軍增援，如此可以將今日局面，平穩收拾，實爲最善之法也云。東京時事新報本月十日社論，題爲「上海事件與滿州事變」，其言曰，此次上海事變突發，已驚動全世界，國際聯盟竟欲採盟規約第十五條，以處分我國，美英法三國政府，尤爲重視，屢次向我抗議警告，而聯盟理事會，委托上海各國領事，調查事變真相，作爲判斷之根據，自七日上海調查委員會之報告，送達聯盟事務局後，預料其必有一種態度表示，但上海原爲東亞一大國際都會，列國居留民之繁多，利害關係之錯綜，至重且大，今突然化爲作戰之地，各國人心，已大衝動，而遠隔重洋懷念東亞之各邦，將發生如何感想耶？况東省事變，已爲各國所驚疑，今又以上海事件，而刺激各國之神經，萬一各判斷結果，竟一致加罪於我，則我日本豈不在國際上發生無窮惡化哉？望政府與國民，三復思之云。

日本各報之評論大抵異口同聲多不滿政府對於滬案之措置

吾人細味上述二文，則弦外之音，不難推想得之矣。

附錄一 史汀生演說全文

美國務卿史汀生八日在紐約外交討論會演講「非戰公約三年來的發展」，謂除非察知其背後之世界輿論壓力，自不能領畧其力量，文中痛斥日本之武力侵犯中國，已引起日本國內之反對，足見非尋常談話可比，與其致波拉書，實有同樣重要，各外國電訊社均僅傳其大意，昨日別報所載，亦非全文，茲亟將全文譯出，以供國人快睹，史氏演詞如下：

數年前，美國與法國共同發起所謂白里安開洛戈條約，以排斥戰爭，往後於一九二九年，該約即正式發生效力，現在加入者已達六十二國，該約之批准甫於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公布，即遭受一連數次非難中第一次非難，而此數次非難則至今猶未已也。對於該約之衛護，美國政府實居其首，號此三年來之歷史，將該約之必要，其發展之方向，及吾人所可希望其在世界大事中將佔之地位，一加評價，余相信諒屬適宜也。大戰以還，世事變遷至速，吾人與之又極其接近，以致殊難得一適當之透視，因是余認爲

將此偉大條約所由成，及據以評判該約之背景加概略述，自是佳事，大戰以前，若干人均曾幻想得有一無戰爭之世界，且嘗努力以求廢止戰爭，但此等努力從未得有各國全般的或有效的趨向，此目的之結果，自有國際公法後，甫行過去之百年間，該法之大部皆以戰爭之存在為根據，而演化出種種原則，戰爭之存在與合法大體皆為此等法理原則所從出，及吾人所倚託之中心事實也。如是中立之學說，即根據於中立國在本國政府與交戰之間，應守不偏不倚（公正）之態度之義務，其含義即為每一交戰國均有同等之權利，中立國對之均負有同等之義務，交戰國間之戰爭，乃此等權利義務所由長成之合法的形勢，因此中立國若贊助交戰國之任何方面，或於交戰起因之當否下道德的判斷（至少為將此等判斷變為行動），實有違國際法之一方面也，祇要中立者嚴守此不偏不倚（公正）之態度，國際公法對於其本身，其商業及財產，即給以相當之保護，在大戰前數十年中，人道主義之生長，大都不從事於企圖廢除戰爭，而係由此等中立學說之發展，狹限其破壞之影響，人道主義者之主要目的即為在一尚承認破壞生命財產為解決國際紛爭及維持國際政策之正規方法，且視為合法之世界中

東北事變與上海事變之國際輿論

，定當一使生命財產得保安全之地帶。

大戰前百年中之機械的發明，及與其相借而來之工業的社會組織之變更，於余所述及之戰爭概念發生真可想見之影響，各國已逐漸成為少能自給而多所互賴工業國家之人口日漸其多，其食料須多賴於遠方之來源，文明世界對戰爭以是遂愈持非難之態度，在他方面，因有此等機械上之進步，近代軍隊愈更容易運輸，是故數額增鉅，且有更有破壞性之武器，由此變更，戰爭與常態生活之不相容，遂愈呈尖銳化，戰爭於文明之破壞性遂愈見有力，而戰之為非常態亦愈見顯明，中立國對於防止使戰團以外之國家不加入衝突，至是遂愈漸失去效力，最後，大戰發生，全世界文明國全被牽入驚濤駭浪之中，將戰爭限制於一狹小程度之不可能，至是遂得一顯而易見之證據，即最不慎之偶然觀察者，亦明悉若此進化容許戰爭存在，則下次戰爭或致將吾人文明摧殘而完全破壞之也，大戰告終，中立即知此戰乃為終止戰爭之戰爭，凡爾賽和平會議席上，戰勝國遂訂立一盟約，欲使戰爭之可能性，減至最低之程度，但國際聯盟並不完全禁止各國間之戰爭，仍留有一界限不加限制，在其間可以開戰而不受譴責者，尤有進者，

聯盟且規定在某種環境之下，各國受國聯之指揮，得用武力以對付造惡者以爲一種制裁，聯盟創出一種由各國合成之人群團體，矢言限制戰爭，而仍備有供作戰用之機關組織，爲機關組織之一部，尤以盟約第十一條爲著，規定受有戰爭之威嚇時，得召集矢言將戰爭限於自衛之各國，而仍備有供作戰用之機關組織者開一會議，此規定曾有無數次證明對於防止戰爭確爲一有價值之勢力，國聯組織之又一重要而有福利的結果，厥爲各國代表常川於一定期間集會，此等討論證明爲解決糾紛之有效機關，因是亦爲戰爭防止之有效機關，由此等會議，復發展出一種人羣團體之精神，可以喚起以防止戰爭，此於歐洲爲尤然，以此方法，遂開始生出一堆情感，與古代關於戰爭之學說完全不同，數年後於一九二八年，復有巴黎公約，即象所皆知之白里安開洛戈公約，比較尤一往無前之步在驟此約內，在實質上全世界各國皆聯合締約，完全廢止以戰爭爲國家在彼此關係中之政策之工具，並同意無論何種性質之紛爭與衝突，均祇可用和平方法以謀解決，世界輿論對舊時習慣及未來指導之態度之改變，即由此兩約爲其佐證者，其革命性之巨，證明進步已有顯明之標誌，實不爲小，且據若干

一〇

觀察者之意見，此兩約實爲人類思想革命之表徵，而並非衝動或無思想之情感之結果，澈底者之，此兩約實係由需要所長成，且爲覺察苟非採此一種步驟，現代文明必將遭劫之例證在其現組織之下，世界直不能承認戰爭及其增長不破壞性爲人生之一種正式的工具也，人類組織已成爲十分複雜，已成爲過於脆弱，不堪受國際法所縱放之破壞的新武器之危險，因此觀察此問題整個之中心點，已有改變矣，各國間之戰爭，已由開洛戈公約簽字國加以廢止，其意即謂戰爭在近世界皆已成爲非法的，已不再爲特好之來源或題目也，戰爭已不復爲各國義務行爲及權利所遵循之原則，戰爭已不復爲一種合法之事，今而後兩國從事武裝衝突時，或一方或兩方必爲造惡者，即此公約法律之破壞者，吾人不復再在其周圍劃出一圈，而拘泥於決鬥者之法典，不特不爲此，且將斥其爲法律破壞者矣，但不能忽視吾人已將若干先例視爲陳腐，且已將重複考驗若干法典條約之任務，付之於執法律著者之身上矣，非戰公約之內容及七月二十四日所同時發表之宣言，已明白宣示其目的，有人批評其爲並非一真正之條約，謂其並無權利及義務之賦予，謂其僅爲各簽字國所發一堆不整齊之聲明，各自

宣布其虔誠之目的，其他簽字國無一能使其作數者，若此項解釋果真確當無誤，自必將使此無私心之條約，僅僅成爲一種姿式，若其對於簽字諸國間，並未賦予權利，自必成爲一種詐僞，其壞自必尤甚於無，且將成爲一失敗之題目，將使世界之手指從事於他種和平之努力，但此輩批評家實皆錯認，在該約之文字中，或其時間之歷史中，皆無有證明此種解釋爲允當者，在其表面上，該約乃一含有確定允諾之條約，在其序文中，即明白言及此約所給予之利益，並敘明凡簽字國之違犯其約言者，將被否認有得享此等利益，撰搆此約者思想即證明渠等立意欲使成爲一賦予利益之條約，當此約正在被判中時，開洛弋在一次公共演說中嘗宣稱，「若戰爭必加廢除，必須特締一約，嚴重拘束各締約國不得出之以戰爭，蓋戰爭自不能僅由在條約中之序文，宣言即可廢除也，（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八日在紐約外交討論會上演詞）」，在起草該約時，開氏在華比錫出死力以爭文字之簡明，時間之禁止，以免有任何細節上之辯護或保留，氏嘗親口欲求得「一至簡單至無條件俾各國人民容易了解之條約。一種可以成爲世界情感集合點之宣言，一個可以建築世界和平之基礎，（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八

東北事變與上海事變之國際輿論

日在紐約政治教育同盟演詞），其他任何途徑必致爲自衛開一下定義，必致爲其缺恨開一方便之門，此含義廣博之非戰盟約，其所有之惟一缺恨，即爲自衛之權，此項權利極爲天然而普遍，原已認爲全無列入之必要，此個人在一國之法律中，一國及其國民在國際公法中均有之，其限度已有無數之先例爲之明白確定，一國之欲在保衛其國民之僞飾下，而爲其帝國主義政策戴一假面具也，其假面具不久即將揭破矣，對於一已明了解之題目，或在一事實極易收集評價如今日世界中，自不能長此希望淆惑世界輿論也（按此段即明指日本，故日本對之憤慨，將提抗議）。開洛戈公約無允許用武力之規定。亦未規定許簽字國於公約被違犯時得用武力干涉代之者，則爲輿論之制裁，夫輿論之制裁固可使其成爲世界上最有力量之制裁者也，輿論乃保存於平時國際交往背後之制裁，其效力有賴於世界人民之意志，使其發生效力，設全世界人民願望其發生效力，則其力量將難以抵抗批評家，嘲笑公約者，實未曾將歐戰以後之世界輿論，加以精確的估評也，自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美國政府將其批准之日起，美國政府之堅定目的，即爲使此輿論之制裁發生效力，兼保證巴黎公約應成爲世

界之一話的力量，吾人已認識其所代表之希望，吾人更已決定不啻使之失望，吾人已認識其效力之發生，全賴於簽字國及世界各國互相忠實與信義之養，吾人已被決定此偉大條約所代表之新制度必不致歸於失敗也，一九二九年十月，胡佛總統與英相麥克丹諾在拉彼但地方同發宣言，其中有云，「英美兩個接受並承認此約不但為一善意的宣示且為指導國家政策依照其約言之正當方案，」一九二九年夏，中俄在滿洲西北有敵對行為之威嚇，中俄兩國同為公約之簽字國，為世界上最稱人意之部份，對於公約竟有此種詰難發生，但吾人立即採取步驟，組織輿論以呼籲和平，吾人通告英日德法意諸國，並通知中俄政府，得成功促其注意在公約下所負之義務，國聯會員國之不應由違反國聯盟約，或巴黎公約之條約協定而承認得尊榮，實其義務之所在者也，此等連續之步驟，苟非藉余於演說開端所述重要觀點之方以為量度，自不能適當加以制止，此乃田對戰爭之一種新觀點，及使此觀點成爲一種實體而合爲一致之各國之舉動，除此新觀點及此等盟約外，則彼屬於國聯公法之事，遠在滿洲之交割，或不致被認日與美國有何干係也，在從前國際法之概念下，發生衝突時，通常認

爲與有干係者，僅爲受損害之各方面，其他則僅能對於受損害者與侵略者同樣表示，並實行嚴守絕對之中立而已，設有任何舉動，或甚至發表意見，即多半被認爲對於所指之國家之一種含有敵意行為，每一國家對於防止戰爭所有之直接各個利益從未被充分賞識，此項利益亦從未受合法的承認，現則在開洛戈公約之下，此一種衝突已成爲凡關心和平問題者之份內事矣，採以實行此公約之一切步驟，應由此新局勢以判斷之。正如白里安引柯立志總統所言。一世界上任何部份之一種戰爭行為，即爲違反吾國利益之行為，世界已得知此偉大之教訓，開洛戈公約簽字國亦將其編爲法典矣，如是開洛戈公約之力量，苟非覺察其背後有全世界輿論合併之重力，由一種許每一國皆有權發揮其道德的判斷之盟約合成之者，自不能領略之也，美國政府於今年一月七日負起責任發出牒文時，係訴之於一新的共同情感，及一未經試驗之新條約之規定，美國政府之不承認侵略所得之果，於侵略者暫時或比較力量甚少，但至文明國全部皆與美國政府並立，局勢之真義即行宣露矣，道德上之不予贊同，待至成爲全世界之不予贊同時，即有一爲國際法上則所未有之重要性，蓋國際輿論前此從未有如是

之有組織，如是之被號召出動也，繼非戰公約此項發展而後之又一新時期，即爲簽字國遇本約有被違犯之威嚇時，發現商權之必不可少對於權力之任何有效的引用，皆須提出討論及商權，公約簽字國一日尙擁護美國政府在近三年中政策即努力喚起輿論之一種聯合的有活力的精神，以建立公約之制裁者，身爲公約簽字國之列強，一日尙採取並保證此途徑，商權將有舉行，以爲聯合輿論之附有物，繼去冬中日糾紛而後之唯一例外，即證明號召世界輿論，何以自然需要商權且必不可免，世界人士已認本約保護其利益之重要，遇有試驗本約者有效性之局勢發生時，全世界即行會商以使此約之偉大和平目的成爲有效，公約之必帶有商權之公議，或未爲對其抱有善願者所領會，渠等皆亟願正式補充一種商權之規定，但因由過去三年間發展給以之重要性而得明白解釋，及由繼其後之積極的構造之富生機，此等抱有善願者之疑懼迨於止息矣，美國人民之同抱此見解者，由共和民主兩黨在芝加哥舉行大會所議決之政綱，均含有保證商權原則之對策，即已明白也，余相信余對於非戰公約之此等見解，將成爲吾國之一永久的政策，此係建於法律概念及和平理想之上，此概念與理想，乃

東北事變與上海事變之國際輿論

美國人心中所最懷想之信念也，此乃一種政策上之事，合以願意合作保全世界公理，同時又保全有獨立行動之自由，此政策於世界各國之人心中，定必奏出一同情之調，吾等人人皆知大戰所予吾人之教訓不應忘却，由該大禍所生出之廢除戰爭之決心，必不能任其寬弛，世界之熱望已在此和平條約中表示出，惟有以不斷之警惕，始可使此約建於一有效的活的實體之上，美國人民對此約之擁護與價值均非常嚴重，在此努力中必不肯不盡其分担之職分也。

附錄二 內田演說全文

八月二十五日內田外相於貴族院舉行之外交經過及方針之演說如下，關於帝國之重要外交案件，曾經前任於六月之帝國議會報告，並開陳其所見然願其後滿蒙問題，有重要的發展，茲特申述帝國政府對於滿蒙及中國本部之所見及方針，希煩諸君賜以靜聽，滿洲國之逐漸向健全而發達之進程進展，殊可同慶，帝國政府對於承認新國家，認爲安定滿蒙之事態且爲極東以恒久的和平之唯一的解決方法，因此政府乃於決意正式承認滿洲國之下，目下正着着準備中，一俟準備完整之後，不日即行承認，惟外國之一

部人士中，迄今關於帝國對中國之態度，尤其九月十八日事件發生以來，所取之措置，尙不能充分的諒解，即對於滿洲國之成立，亦缺乏正當的認識，遂認帝國之承認滿洲國爲不合法，茲鑑於此，余特乘此機會，對於從來政府屢次闡明之事，不厭重複再行申述之，關於其諸點，闡明我方之立場，同時並將上述帝國政府對於承認滿洲國，認爲解決滿蒙問題之方法之理由，述其梗概，希得諸君之諒解，夫近年極東之國際關係惡化之主要原因，乃係在於中國之混亂的狀態及遂行受過激思想顯著影響之排外的革命外交所致，無論何人，皆無可爭議，惟中國之此種異常的狀態，被害最大者，當然爲日本，即其他列國亦蒙不能忍之侮辱及難堪之災害，然此種事態之矯正，求諸於國聯規約，及其他所謂維持和平之機關，實爲至難，苟若熟識中國實情者，當不能否認，現列國對其在華之權益，受重大之侵害，或有受害之虞時，並不依賴此等機關之維護，乃係常以其自力，以謀匡救或豫防，僅最近之事烈，已不勝枚舉，我國誠心希望中國依據穩健着實之方法，挽回其國運進而對於極東之和平，完成該國使命之日迅速來到，是以二十餘年來之長歲，日持極度之自制及忍耐，以至於今，

乃中國方面不但不以誠意以應我寬大之態度，反對我方出於輕侮與排斥，爲此帝國政府曾幾次警告中國方面，以其出於試驗日本國民之忍耐力之態度，爲極危險之事，孰知不僅寸毫未改善，且愈行惡化，因此忍耐復忍耐之日本國民之感情，遂至於極度尖銳化，當此之時，帝國生命線之滿蒙，乃有九月十八日事件之發生，我方除出於正當防衛之行動外，無他途，然有以帝國之此種行動爲違反非戰公約之說，但此乃不根據事實的中傷之言，對於帝國存立有重大關係之權益，受中國方面暴戾之侵害，我方實爲不得已，乃出於必要之行動，以謀防止，非戰條約於此種場合之自衛權之行使，並無限制，換言之，即該條約對於締約國根據其判斷，爲防止自國之領土及一切權益之危險，而採取認爲必要之措置之事，並無禁止，又此項自衛權之行使，且明顯的可以普及到行使國之領土外，帝國之行動，與其他列國處於同樣場合所取之措置，其本質無異，如是我方出於自衛行動之際，屬於張學良政權下之大部官吏，或逃亡或辭職，遂至該政權事實的解消，此乃衆所週知之事，滿蒙有識人士間，有反對以該地方投入中國本部內亂中，而且憎惡歷年張氏之政治者，曾有改革政治之隱願

，遂利用張學良政權倒潰之機會，而着手於現實之運動，換言之，即前述之張學良政權事實上解消之結果，而成立奉天哈爾濱等之治安維持會者也，我方因維持滿蒙治安之責任上，乃對該維持會不惜與以必要之援助，然與維持會有關係之要人等，為應此狀勢，遂至決然起而創建新國家，總之，滿洲國之成立不外該地方對於中國本部具有地理的，歷史的，及住民心理上之特異性為背景之獨立運動的結果而已。或云新國家之成立乃係我軍事行動之結果，而歸其責任於帝國者，此實係基於不認識前述事情者所云，殊為我方所難容認，又有以滿洲國政府有多數日本人供職之事實，而對於新國家之成立，即推測為與帝國有何關係者，但建國伊始，利用外國人之技能，曾有許多之先例，猶如我國明治維新後，亦曾僱聘多數之外國人為官吏或顧問，例如明治八年間所僱聘之外國人總數超過五百名，要之，以個人之日本人供職滿洲國政府之事實，而作前述之推測，偏見殊甚，滿洲國之成立，乃係中國內部之分解運動之結果，已詳述如前，然因此而成立之既存的新國家，帝國與以承認，亦有主張為違反九國條約之規定，此殊為難解之議論，蓋因九國條約，如前述，中國之分流作用即

東北事變與上海事變之國際輿論

中之一地方住民由於自己之發意而建設獨立國之事，並無禁止，因此九國條約當事國之日本承認，由於滿蒙住民之發意而成立之既存之滿洲國，實無抵觸該條約之規定，苟若我方有併合滿蒙及其他對該地方擬滿足領土慾之事，則為另一問題，乃帝國對於滿蒙毫無領土之意圖，現固無須贅言，故此余以為帝國對中國之態度，尤其自九月十八日事件發生以來，我方所取之措置，極為正當，而且適法，滿洲國依其住民之自發的意圖而成立，可視為中國之分解運動之結果，如斯而成立之新國家，帝國與以承認之事，並無抵觸九國條約之規定，乃甚明顯也，復次且一言，帝國政府之承認滿洲國為解決滿蒙問題之唯一方法之理由，關於滿蒙問題之解決，帝國政府之所最置重者，第一為滿足其住民之正當的希望而且確保帝國之權益，防止舊日排外的施設之再現，築成內外人安住之樂土於該地方，使滿蒙自體安固勿論，且期其招來極東之恒久的和平，第二，排除感情論及抽象論，而以充實滿蒙之現實為基礎，以期問題之解決等之兩點也，吾人鑒於滿洲事變勃發之過去的經緯，及從來我國對於滿蒙所下之絕大的犧牲，乃痛感有根據以上兩點，以謀滿蒙問題之根本解決，而一掃中日間

永年之禍源之必要，然而近來有考慮中國本部之政權依何項形式，使與滿蒙發生關係，而求一時之糊塗的解決案者，若如是，則九月十八日以前之狀態，終當重演，依據吾人永年之經驗，實無可疑之事，即日本國民對於此種解決案，亦斷不能贊成，中國本部之政權，無論以何形式向滿蒙進出，均與滿洲國政府之建國宣言及對外聲明等所表示之政治的信條，完全不能相容，滿洲國人之不能容認，乃明若觀火，強制滿蒙人民所不欲者，不但爲正義觀念所不許，且將播該地方以新的紛亂之種籽，總之，中國本部政權之滿蒙進出之企圖，以及其他類似之不澈底的考案，實有違使成爲內外人安住之樂土之目的，而亦不合滿蒙以現實事能爲基礎之主旨，且亦不能臻滿蒙自體之安定，乃至極東恒久和平之境，滿洲國於其建國宣言，及對外聲明等，對內外揭極公正而且妥當之政策，尤其對外關係，則以正義和平與親善爲主旨，依照國際法及國際款項，繼承履行既存條約上之義務，尊重外國人之既得權益，而保護其生命財產，歡迎外國人之來往，且對於各民族賦與平等公正之待遇，關於外國人之經濟活動，則遵守門戶開放主義，與列國之通商貿易使之容易，以之獻世界經濟之發展等

之方針，不但闡明盡致，且該國當局對其實行實具有充分之誠意，因此對於該國與以承認。而援助該國實施其前述所採之健全的政策方針，即基於現實之事態。所以能建鑄內外人安住之樂土於滿蒙者也，此誠恒久的解決滿蒙問題之唯一方法。無論何人。將不能否認，滿洲國之政策方針之公正妥當已如上述。且該國當局關於其實具有充分之誠意。故該國若能堅持其建國之純真的精神。不斷的努力，則其前途無可限量，世人或對該國匪賊之跳梁過大視之，或豫斷該國之財政困難等，此項悲觀論，實不能與以左祖，新興國於其建國伊始，如現下之滿洲國，不逞分子跳梁之事。世界已有許多之事例，且多數之場合。爲鎮定，會費去相當之歲月，倘與之比較。則目下滿洲國之匪賊討發。不能不視爲良好之成績，至滿洲國之財政，因聞該國當局獲得建國當時所豫想以上之良好，滿洲國以其領域及人口，尤能其廣大的富源，苟能施政得宜，必定臻於富裕的國家，就世界各國言之，乃係有望之市場，殊無異議之餘地，以此滿洲國若能健全的發達。不但爲該國三千萬民衆之福。且可爲中國本部更生之好模範。殊可期待，回顧中國部之情況，最近內政之紛亂更甚，一方共匪之跳梁。傳

播至長江及華南一帶之廣大的面積，對國民政府之前途，實爲投以重大暗影之狀態，又排外尤其排日運動，依然未停止。如是中國本部與外國之關係，愈加糾紛，其結果，乃益誘致國內之混亂，此不難可以想像之事也，人民之窮苦實堪同情，余對中國繼續今日之狀態，不僅爲該國自身寒心，且痛感對外國關係包藏重大形勢之危險，因此中國

方面若能深思以上之事態。迅速改變其錯誤之對外政策，認真整頓其內部，而出於建設的態度之時，此誠爲中國及外國雙方可喜之事，我國爲顧及東洋之大局，不惜盡量與以助力，此不俟言也，余以同文同種文日滿華三國各以獨立國相倚相助，爲東洋文安寧福祉，伸而爲世界和平與人類文化而努力邁進 時期，不勝翹望其早日到來也，

中國人固然有漢奸，日本人又何嘗無和（大和民族）奸；所異者中國人賣國有買主，而日本人賣國無買主而已。

（全林）

外交月報第三期要目預告

九一八事變週年紀念專號

- 九一八事變週年感言
 - 法日關係與東三省問題(續)
 - 中日鐵道競爭問題之真象
 - 滿洲國非民族自決論
 - 中日關係之將來
 - 日本政變和中國的關係(續)
 - 國聯大會與中國之前途
 - 日本軍閥論(續)
 - 日本外交策略
 - 韓僑問題
 - 洛桑會議
 - 大戰以來的日本財政
 - 太平洋戰略論
 - 滬案始末記(續)
 - 和製滿洲國記(續)
 - 藩變密聞
 -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對東北移民
 - 日本政府對國聯之說明書
 - 歐游第一信
- 此外選譯稿件尙多，不及備載。顧少川，錢階平，胡正之諸先生題目未定。
- 天叔靜濂奇曰奇濶奇常永慶承洽奇餘燃餘于曰
放綱澄愆甫叟濤甫理法泰武民甫生犀生九叟

本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歡迎一切救國文字凡關於日本帝國主義陰謀，或為學理解剖，或為實際調查，一費惠賜無不竭誠登載；
- 二、投寄稿件須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
- 三、本刊刊登稿件，不拘文言語體，以通暢為宜；
- 四、來稿如係翻譯，請將原文一併附寄；
- 五、來稿無論刊登與否，概不退還，但預先聲明，並附寄郵資者，不在此限；
- 六、來稿一經登載，暫時酌贈本刊若干冊；
- 七、投寄稿件，本部得酌量增刪之；
- 八、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至掲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便；
- 九、來稿請寄北平西單牌樓奉天會館，東北民衆抗日救國會宣傳部編輯科。

『外交月報』為國內研

究外交之唯一定期刊物，糾合海內外國際法及外交專家，撰述論文，每月出版一冊，創

刊號已於七月出版，初版兩

千冊不數日即行售罄，訂正

再版三千冊，復有供不

應求之勢，國內重要報紙如大

公報有良好批評，凡留心我國

外交問題，及世界情勢者，不

可不長期定閱！

第二期要目如次

| | |
|---------------------------|------|
| 卷頭語..... | 白叟 |
| 各國在平津至山海關駐兵問題之研究..... | 袖風 |
| 評楊瓦特外交近著..... | 淑希 |
| 法日關係論..... | 叔綱 |
| 由國際法立場駁所謂滿洲國承認問題(續)..... | 滌愆 |
| 中國與古巴外交關係論略..... | 王文山 |
| 日本軍閥論..... | 奇甫 |
| 中日糾紛與國際聯盟(續)..... | 堅白 |
| 中俄復交與互不侵犯條約..... | 陳言 |
| 國難外交管見..... | 慶泰 |
| 日俄關係論..... | 公岐 |
| 白俄之地位及其在遠東政局中之展望..... | 拙民 |
| 奧大瓦帝國經濟會議..... | 承武 |
| 國聯調處中日問題記(續)..... | 瀚濤 |
| 六七兩月外交大事記..... | 仲航 |
|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鐵蹄下之東北鐵路..... | 西山 |
| 斯他林談片節譯..... | 仲珊 |
| 外交文藝..... | 白叟 |
| 讀『讀外交月報創刊號』答大公報記者..... | 編者 |
| 蘇聯所訂中立，不可侵，或互不侵犯條約譯要..... | 尤生重譯 |

(此外撰譯稿件尚多不及備載)

價目

零售每冊大洋四角，國外伍角，預定半年六冊，國內壹圓伍角，國外貳圓伍角；全年十二冊，國內叁圓，國外伍圓。郵資在內。郵票代價，不折不扣，但以一角以內者為限。

總發行所

北平西城府右街運糧門裡寶華門外交月報社發行部

代售處

北平新生命書局，現代書局，大陸廣告社，楊本賢廣告部，新月書店，佩文齋，景華書社，華盛書社，新華書社，聯合書店，新智書局，岐山書社，青年書店，天津天津書局，漢口現代書局，南京正中書局，南鄭大公報分館及各省市大書坊。